

日赤族之禍亦已原于此歟。

關義寧曰。吾聞之。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後白河之謂乎。已寵信賴。因取顛覆之禍。而未悔。又為信賴手書。請其死。甚矣其溺於人也。

永曆元年春正月。內海莊司平忠致。殺源義朝。及鎌田正清。初義朝敗走。東至尾張。投忠致之家。忠致待之甚厚。義朝欲赴關東。忠致固留之。一夕為具湯浴。伏壯士三人於浴室。伺間刺之。時義朝從士金王執刀侍側。以故不得發。義朝求浴衣。久之不進。金王自往取之。壯士遂入刺殺之。送首京師。梟之左獄。正清忠致女壻也。從義朝在其家。亦併殺之。史論曰。義朝驍猛冠絕。一時而溪壑之欲。終不可盈。去順效逆。無所顧忌。原其無君之心。在於旗鼓未交。戎服昇殿。與禍亂既平。爭左馬

頭。推是心也。何所不至。故朝廷使之殺父。則殺之。信賴誘之使反。則反。既知殺父之為逆。而故犯之。則干紀亂常之事。靡所不為。皇天后土。豈能容乎。內海之誅死。天特假手於平忠致耳。

栗山愿曰。虓虎投窞。誰不快乎。殺之也。窮鳥入懷。誰不惻乎。放之也。有罪與無罪也。自古逆賊世有。而未有義朝也。蓋忍乎弟。有焉。忍乎子。也。甚矣。忍乎子。有焉。忍乎父。亦既酷矣。既忍乎父。又將以忍乎君。也。雖忠致不忍乎誅。而天下將忍而誅焉。世以下惡淨海之甚。而至義朝。則不之罪。反曰忠致源氏世臣。弑其君。義朝故逮賴朝復仇。無遺族。名義之不明也。其如此夫。夫忠致高望王之後。世任王官。世司王邑。大江匡房。歷舉一條帝得。人以平致賴。列源賴光之上。賴光者義朝之先。而忠致乃致賴之胄也。世系位祿。未必在義朝之下。聞其

爲邦誅賊。未聞爲下弑上也。若謂之忍殺投我之窮鳥則似也。而義朝乃食人之虎。執之者無禁。而阱之者有功。今將不惡噬人。而惡爲之阱。不亦悖乎。自源賴朝之後。稱呼名號既已亂。而裨官小說。從而錄之。是非之淆。異好惡之相反。豈特此也哉。

秋八月。立太皇太后藤原氏爲皇后。后大納言公能女。嘗爲近衛帝后。帝聞其美。納之。群臣皆以爲不可。上皇亦數爲言。帝不聽。曰。朕聞天子無父母。雖前后亦何傷也。遂冊爲后。時人謂之二代后。

帝於政事。一詢關白。不欲使上皇知焉。近臣用事者。上皇逐之。上皇嬖臣。帝貶黜之。放流相踵。人懷危懼。時論謂帝長於政事。短於孝道。

禎曰。孝經云。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昔舜爲天子。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漢高祖有天下。五日一朝太公。尊太公爲太上皇。我仁

明天皇之在位也。以時朝太上天皇。又朝太皇太后。而不解恭謹崇敬。盡事親之道。當是時。彝倫篤於上。而教化行乎下。海內清寧。稱爲仁孝之君矣。今帝不法祖宗之明德。而傲然謂天子無父母。以其祖母爲妻。演亂倫理。而不知愧也。是雖一時以此言拒羣臣之口。然觀其與上皇不協。事事悖。上皇之所爲。是其心以父母爲無者也。當是時。人倫廢於上。而亂賊興於下。天下之無道。未有甚於此時者矣。自此之後。兵革相尋。皇威日衰。權去王室。蓋亦有以哉。

左大臣藤原伊通。變朝廷紀綱之日。廢爲意見一篇。上之。其畧曰。聖王不棄人。取其所長。猶良工選材。曲者輪之。直者輟之。夫如是。故世無遺才。又曰。治平已久。上下安逸。若反側之徒。乘時生心。其禍難測。臣聞嗟峨帝引坂上田村麻呂。將近衛。逆徒落膽。小一條院。舉源賴義。白河帝。

召平忠盛侍衛禁內皆備豫不虞也。近世宿衛無人。雖藏人在安臥旁室。召而無應者。非所以重聖躬也。又曰。帝王之學。非謂善詩賦。要知治體也。君學之以使臣。臣學之以事君。則天下自治。若徒工詩賦。不達事情者。無益國家。世當有經濟之才。請選而用之。凡人臣專為身謀。而不通世務者。朝廷之罪人也。

禎曰。伊通之言。皆切當世事務矣。雖然。當是時。朝廷綱紀日弛。後白河以上皇為政於院中。藤氏一門。各營私家。不復以國家為慮。如伊通者。雖有志於振綱紀。一人之力。固不能回頹波。支崩廈。天下之威權。漸歸武門。朝廷日衰替。以至大亂。天下之大勢。遂變。可勝歎哉。

○六條帝之立也。年甫二歲。明年以憲仁親王為皇太子。憲仁上皇後白第五子。於帝為叔父。帝年三歲。而太子六歲。仁安三年春二月。帝讓位。

○皇太子稱新院。時年五歲。未冠之上皇。自古無有。皇太子立。是為高倉帝。

史論曰。襁褓之主。古所未有。中世以降。或不能無。然未冠而為上皇。與以叔父為皇太子。皆前古之所無。而後白河上皇之所為也。叔姪易位。昭穆不協。何以垂訓後世哉。

栗山愿曰。立君必定於一種。而君臣之分嚴矣。立子必定於正嫡。而嫡庶之分明矣。可以定民心。杜覬覦也。所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分定故也。今叔以姪為父。少以長為子。則父不父。而子不子也。何以防臣之不臣也。

仁安二年春二月。平清盛陞從一位太政大臣。夏五月。辭官。削髮曰淨海。

賴襄曰。吾嘗論平清盛不臣。皆倣藤原氏所爲者。不可獨罪清盛。而使其勢驟至此者。後白河上皇也。初上皇以無望之親王。忽得大位。而恐失之。故倚有望之武臣。以爲重。保元之變。清盛功勞不及。源義朝而賞。則過之。及上皇禪位。二條帝欲已聽其政。如白河。鳥羽而。帝與其親信謀。不使上皇逞志。上皇已喪信西矣。尤倚清盛。及帝崩。太子立。上皇又欲別立其所愛。又借清盛之力。以爲高倉之所出。平氏而其舅無望。清盛亦平氏。而威名顯世。是可倚。以爲大援也。於是驟進其官爵。自內大臣。直超拜太政大臣。是顯然以異時外戚攝政之地。與之也。夫清盛虎也。上皇傅之翼。清盛以爲既與我。以藤原氏之地。藤原氏之所爲。無不可爲也。於是納女爲后。立其所生爲天子。己爲外祖。專政。族類列卿相。莊園跨天

下。而天下之兵役。屬其大半。則出藤原氏之所不及。於是爲其所未爲。亦莫足怪也。天下之兵。半屬平氏。半屬源氏。源氏之意。則以爲彼之所爲。我何有不能爲。是以奮起。取而代之。如雙虎相鬪。一斃一在。在者負嶠。上皇懲而不復擾之。建久之事是也。後鳥羽上皇。擾之大傷。承久之事是也。

承安二年秋九月。宋明州刺史。上書獻物。稱謂無禮。下群臣議之。大外記清原賴業曰。朱雀一條之時。彼所贈牒狀。稱呼無禮。卻而不受。承曆中所贈。亦曰賜。日本國而受之。時論非之。况今明州刺史。而非宋主乎。古昔使聘相通。用敵國禮。而今受非禮之信。恐虧國體。宜卻之不聽。

栗山愿曰。昔淡海公。奉敕撰職員。寧遠人。謂之玄蕃。萬多親王。區姓氏。秦漢之裔。收之諸蕃。源親房亦曰。彼以我爲東夷。猶我以彼爲西

番也。近學墮乎市井。文不振乎措紳。情不奮乎舊典。而不之察。或呼元明爲中華。自稱爲東夷。殆幾乎外視萬世父母之邦。而侮蔑百王之憲令之著矣。昔隋主贈書曰。皇帝恭問倭皇。廷臣猶疑其無禮。况以一州刺史。上書失儀乎。當從賴業之議。而納信報答。非所以示國體於遐邇也。

嘉應元年。上皇河後白薙髮。曰法皇。權大納言藤原成親。北面藤原師光。有寵於法皇。師光剃髮。改名西光。治承元年。成親與藏人源行綱。檢非違使平康賴。及西光等。圖滅淨海。數會法勝寺。執行俊寬。鹿谷別莊。法皇亦將臨之。僧靜憲諫而止。既而行綱負約。告之淨海。淨海乃殺西光。流成親於備前。將幽法皇於鳥羽。以重盛切諫而止。三年秋七月。重盛薨。冬十一月。淨海率兵入京師。法皇憂懼。諭以不復與政事。淨海不

釋。罷關白基房。奪太政大臣藤原師長。權大納言源資賢以下。親近法皇者三十九人。官職上流。師長于尾張。幽法皇于鳥羽。

禎曰。法皇初爲藤原信賴所拘。再爲淨海所幽。三爲源義仲所辱。信賴淨海等之凶逆。固亡論也已。當是時。上廢教化。而無復君臣父子。嘗流崇德上皇。又使源義朝殺其父。上之所爲如此。是以逆臣相踵興。鴟張跋扈。至數幽辱至尊。亦唯自取也。夫人道者。倫理而已矣。天下一日廢人倫。何以能治也哉。

淨海專政。跋扈日甚。重盛憂之。屢諫諍。兇暴爲之少息。治承三年秋。重盛病篤。會醫至。自宋淨海勸令治之。重盛辭曰。命者天之所賦。治療何爲。重盛備位大臣。不可私見異域浮浪之客。竟不見焉。薨年四十三。

史論曰。平重盛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之亂。摧堅挫銳。奮庸

戎馬之間。陳謨廟堂之上。蓋祥麟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遭父不肖。悉心諫爭。重盛在。則淨海不得肆其惡。而君臣有所倚賴。重盛沒。則凶虐滔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效晉士燮之畏慎。祈死哉。誠不得已也。父子天屬之親。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重盛既以兵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故寧速死。而不忍坐視其覆亡。其志亦可悲矣。惜夫天資之美。有如此。而不知嚮方也。祈死雖出于不得已。而夷考其行。實為釋教所蠱惑也。使少聞聖賢之道。則必有善處之矣。

安積信曰。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鬻拳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為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而憫然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清盛欲幽上皇。

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率然舉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天子感泣。以為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懸。議者概論之。亦已誤矣。雖然。以兵諫父。聖賢無此事。重盛雖出于一時之權宜。不可以訓天下也。

禎曰。世傳重盛憂淨海兇暴。祈死於熊野。神而薨。此言難信。夫死生有命。不可祈而生。亦豈得祈而死乎。觀重盛却宋醫之言。似知命者。而曰其祈死者。恐世俗謬傳已。雖然。當是時。舉世咸惑釋氏。則雖重盛之賢。亦豈必無是事哉。大抵野史多成手釋氏之徒。多傳會之說。則要不足悉信也。

○治承四年春二月。高倉帝讓位於皇太子。安自清盛跋扈。法皇幽厄。帝常憂之。至是遂內禪。帝性仁孝。建春后。喪哀不能勝。殆廢寢膳。當除服。

侍臣進吉服。帝不忍。涕淚淋漓。群臣無能仰視者。受學清原賴業。才藻英發。初幼時有獻楓樹者。帝特愛之。命藤原信成守之。一日仕丁。剪枝煖酒。信成驚懼。具奏其狀。帝從容誦唐詩曰。林間煖酒燒紅葉。誰教仕丁作此風流。無復所問。嘗夜聞婦人哭聲。使人問之。曰。妾主婦素貧。製一衣極艱。今新製朝服。而妾為盜所劫奪。欲再製之。則力不能辦。妾無辭以反命。是以泣。其人還報。帝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為心。今朕不德。使人為盜。是朕之恥也。乃召女子。問其色樣。賜中宮御衣而遣之。其仁恕如此。以養和元年正月崩。年二十二。朝野悲哀。法皇嘆曰。使帝久在位。則延喜天曆之治。可復見。非特朕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史論曰。漢唐八主。皆以孝稱。蓋以天之經地之義。莫大於孝。而孝子善述人之志也。帝之仁孝。稟於天性。故無聲色狗馬之娛。而唯

欲得法皇之歡心。以為樂。然遭時屯難。強臣制命。法皇居危懼幽辱之地。而帝不堪其憂。淨海欲握外祖之權。而帝亦厭其凶暴。權以濟事。巽以成志。紆法皇之難。盡為子之道。孰謂二條帝之弟。而有純孝如此者乎。遜位未幾。竟以憂崩。雖政教未洽乎四海。而萬姓哀慟。如喪考妣。莫非仁孝之效也。儻以皇上證之。例議之。可不以孝稱之哉。

禎曰。帝聞婦人之遇盜。而惻然哀之。不怒盜而自責。以為過。可謂知為治之本矣。惜哉。其不久在位。法皇以為天下之不幸。誠宜矣。夏五月。法皇第二子以仁王。與從三位源賴政。謀起兵。誅淨海。下令旨於諸國。圍城寺興福寺。僧徒皆應之。初賴政有怨淨海。激以仁王曰。法皇幽辱。王忍坐視乎。遂勸以下與諸源戮力。誅淨海。奉王即位。以仁王使

散位宗信作令遣藏人源行家願示之於諸國。既而謀泄。淨海遣兵圍以仁王高倉邸。王奔園城寺。時延曆寺變。約南都大衆未至。賴政慮園城寺地勢不便。且兵寡難久保。遂奉王赴南都。王倦困。屢墜於馬。於是駐軍憩於宇治平等院。淨海遣左兵衛督平知盛。藏人頭平重衡等將兵二萬餘追擊之。戰于宇治。以仁王賴政敗死。

史論曰。賴政勸以仁王以舉大事。其志有足壯者。然恃僧兵爲輕重。反受其累。非策也。爲敵所逼。據平等院。非地也。事皆出於急遽。倉皇。非有深謀遠慮。庸有成乎。然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當是時。法皇被幽。新院危。若綴旒。非藉以仁王之令旨。則義旅何由而興。臨死慷慨。不。失武臣之節。其所激勸。淬礪者多矣。異日源賴朝殄滅平氏。豈非賴政首倡之力歟。

栗山愿曰。以仁王之徵兵也。令曰。即位行賞。每讀之。未嘗不悵然嘆惜也。當急難倡義之初。縱令賴政有韓袁上號之請。而王宜有劉虞厲色之言。顧乃幸禍亂。務自尊崇。此王亦叛君父耳。何以能討淨海哉。然則王無功乎。曰。淨海緣亂。離建奇功。以舉朝無識。柄用太過。專務鴟張。輕蔑王家。終幽閉。法皇脅迫。上皇貶斥。丞相大臣。以擁立外孫。襁褓之孺子。罪惡貫盈。弑逆且旦。夕當是時。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內向者。而王欲以蓬宮軟質。灑血投袂。鼓舞。緇徒罪。以與平氏百萬之兵。抗雖事不成。而大義既已伸。天下豪傑。賴以起。義旗賴以奮。扶皇家之將顛。出法皇于幽厄。果誰功也。義仲欲立北陸宮。以仁王正以此也。王豈無功哉。

中井積德曰。賴政之舉事。爲其子報怨也。又作危言。中於以仁。曰。王

宜立者。賴政其一亂臣哉。以仁乃以爲然耶。是求爲帝也。非誅亂則以仁亦一賊臣耳。夫以亂賊臣子。雖舉天下被其澤。仁者且不食其粟矣。

八月。伊豆流人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起兵。將討平氏。遣安達盛長募兵。東國伊豆相摸。豪傑來附者衆。九月。進陣石橋山。源義仲亦起兵。信濃應賴朝。移檄而募兵。聲勢日熾。

林道春曰。平氏之流賴朝于豆州。不得其處也。彼父祖之士卒。多在東州。故其燼易發。平氏於是失刑矣。

禎曰。賴朝以伊豆一流人。欲起兵以討平氏之暴。以報父讎。其志可謂烈矣。義仲起兵。應之。欲乘時以興源氏。其志亦壯也。奉以仁王。令則亦非私起兵者也。然至賴朝得志於天下。而擅兵馬之權。則其罪

不可掩矣。如下義仲入京師。而驕橫。犯法住寺。戮辱朝臣。則悖逆亦已甚。粟津之敗。取夷滅。固宜矣。

安達盛長。齋檄。招關東將士。三浦義明。稱大得檄。大喜。遣其子義澄。孫義盛等。將兵三百餘。從賴朝于石橋山。未至。道聞賴朝敗走。引兵而還。保衣笠城。畠山重忠。河越重賴等。來攻之。城兵連射。拒之。義明勵士卒。將出戰。義澄等止之。執轡擁而入城。其夜。義明集子孫。諭曰。城兵皆疲。不可復戰。意源公必全身在房總之間。汝曹宜乘夜出城。一會麾下坂東之士。皆源家臣。僕義旗所指。望風自歸。我筋力衰耗。步騎不便。與汝等同去。恐不得免。不如留守此城。一戰快死。我九十之年。不足惜也。惟不見源公成業爲憾而已。淚下。獻歎。親屬飲泣。固請扶行。不聽。義澄等不得已。攬泣而去。明日城陷。義明遭害。時年八十九。

史論曰。義明欲以死勸子孫。立功名在義明。則得矣。而義澄等爲之。子孫乃不能以死護之。何也。當是時。義澄與賴朝君臣之分未定。其視父與賴朝。孰重孰輕。安得棄其父而趨之。且義澄兄弟。及孫義盛等。皆素驍勇。得一人足以扞禦。或不幸不免。與父同死。亦不失爲孝子慈孫矣。今徒知從父命之爲義。乃忽然去之而不顧。豈爲人子者所忍爲哉。可謂不孝之甚矣。

禎曰。東國將士。思源家舊恩久矣。觀於義明之言。可以知其恩義結人心之非一日也。賴朝起兵關東。速成大業。蓋有所由矣。淨海既幽法皇於鳥羽。流關白基房於備前。恣意兇悖。時畏其威焰。無敢言及。源賴朝起帝召羣臣議。權中納言藤原長方進言曰。昔漢祖唱仁義。匹夫而就大業。將門謀叛逆。六親俱罹戮。仁暴之鑒。和漢炳然。賴

朝孤身揚兵。四月之間。應者十餘國。蓋人心思亂。靡然從之。爾是無他。政事不協。天意人心之所致。宜使法皇聽政如初。基房還職。改絃易轍。悔過遷善。則庶幾天意可回。兵亂可弭矣。坐者失色。淨海聞而內懼。於是奉法皇如初。還基房子京師。

史論曰。長方言事精暢。有通變之才。議論侃侃。不負所學。當時不多少見者也。

禎曰。初清盛之遷都福原也。輿論洶洶不已。清盛朝與公卿論兩都優劣。衆無敢發言。長方獨數新都不利。稱舊都壯麗。不敢少迴避。清盛默視無語。未幾奉帝還舊都。人或謂長方曰。向也子何不憚相國。長方曰。吾故爲清盛地也。大抵人之立異也。後必悔之。乃欲更之。未有因也。今吾乃察其有悔心。故敢言以牖之耳。聞者歎服。以此觀

之。長方非獨能敢言抗論。不懼威焰。亦有能察機通變之材。是以能回凶暴之志如此。

養和元年。閏二月。淨海薨。源義仲戰屢破平氏。壽永二年秋七月。進據延曆寺。法皇夜出宮。潛幸之。平宗盛挾帝及神器。奔西國。法皇以京師無主。立高倉帝。第四子尊成。為法皇之太子。即日踐祚。是為後鳥羽帝。初安徳之播遷也。法皇諭宗盛。還車駕於京師。宗盛不奉詔。時右大臣藤原兼實上言。天下不可一日無主。而曠位至今。兆民無所繫心。頃者盜賊數起。里閭騷擾。職是之由。此宜立主一也。平氏挾帝號令天下。若無主而討之。師出無名。此宜立主二也。祖宗之制。無劍璽。則不得即位。按國史。繼體帝即位以前。稱天皇。稱踐祚。及得劍璽。乃即大位。與今事正相類。可以準據。此宜立主三也。有是三宜。不早定策。何以塞亂源。而

遏姦軌哉。法皇嘉納。遂立後鳥羽帝。

青山延子曰。當養和帝之播遷西海。京師無主。藤原兼實勸法皇立後鳥羽帝。其言以為朝廷無主。而討平氏。師出無名。蓋兼實以立主為處權之宜。殊不知其所以處權者。適足以開亂源。長厲階。當是時。為之計。宜速命將出師。以迎鸞輿。使平氏之徒知法皇曠位而待。帝安知其不悔過而還鸞輿於京師哉。萬一鸞輿不還。有意外之變。然後立主。京師庶幾得處變之宜矣。不計出此。速立新主。不知正閏所係。何以異於元魏孫騰。說高歡而立廢帝哉。延元以後。南北分為兩統。由兼實作俑。可不哀哉。

禎曰。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安徳帝尚在。而京師別立主。是有二王也。其悖理亦甚矣。易云。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二君而

一民。小人之道也。夫民有二君。天下何以能定乎哉。

源義仲在京師暴橫。掠法皇莊園。縱士卒。侵牟良民。於是車駕幸法住寺殿。徵延曆寺園城寺僧兵。以備義仲。義仲圍法住寺殿。縱火燒宮。殺傷百餘人。遂幽法皇。削諸貴臣籍。壽永三年春正月。源賴朝使其弟範賴義經將兵討義仲。戰于宇治。勢多大破之。義仲伏誅。二月。敕賴朝討平宗盛。範賴義經乃進大破平氏於一谷。宗盛等奉帝德泛海奔讚岐。範賴義經歸京奏捷。

禎曰。賴朝之舉兵也。奉以仁王之令。以討平氏之暴。及義仲跋扈。

法皇幽辱。而又遣兵以討其虐。其事皆正矣。是以義旗之所指。莫不摧陷殘滅。孰敢當之。是其所以開霸圖也。

六月。源賴朝奏法皇。復平賴盛及光盛官爵。初平治之敗。賴朝與兄義

平朝長。隨父義朝而東走。路遇大雪。與父兄相失。爲尾張守平賴盛家士。平宗清所執。送六波羅。清盛命囚之。宗清待之甚厚。白清盛。後母池氏乞之於清盛。以死其死。於是流之於伊豆。蛭島。賴盛者清盛異母弟。池氏所生也。賴朝之討平氏。遣人諭賴盛。以故賴盛獨留京師。既而賴朝致書。招賴盛及宗清。賴盛乃語宗清。欲與俱。宗清曰。君將兵征討。臣敢不前。駈今平氏覆敗。闔族流離。而挾舊東行。受報賴朝。獨不愧于心乎。遂辭不往。赴西州。賴盛至鎌倉。賴朝厚遇之。乃奏復其官爵。與之食邑。

禎曰。當是時。天下滔滔。唯利之視。不復知義理羞耻之爲何事也。宗清獨舍利而取義。非其見之卓絕。其守之堅確。亦安能至此哉。其清節可以風厲百世矣。而賴盛貪饒。獨無愧乎。其必何耶。或曰。宗清之

救賴朝。是養虎而貽害者也。平氏一門。至顛踣覆亡者。實基於此。宗清豈得道其咎哉。曰然。然初宗清之救賴朝。義朝父子既亡。於是惻其僂然無所恃。以為藐諸孤。復何能為。乃請池尼而免之。不暇慮後患而已。雖然。義朝者逆賊也。賴朝雖幼。從父而叛。則罪固不得免。誅宗清以王法處之可也。况他日閩族滅亡。基於此。則宗清亦奚得免其咎哉。君子於人。功罪不相掩。是其是非。其非可矣。

文治元年春三月。源義經大破平氏於壇浦。四月奉建禮門院及鏡。入京師。源賴朝以下勳平氏功。超叙從二位。五月義經虜送平宗盛父子於鎌倉。初義經之在西海也。頗不循賴朝節度。梶原景時因譖之。賴朝於是賴朝不聽其入鎌倉。義經留腰越驛。作狀因大江廣元陳情。賴朝竟不見。八月以義經任伊豫守。義經薄其賞。益怨賴朝。時源行家亦與

賴朝不協。義經附結之。冬十月賴朝遣僧昌俊于京師。襲義經堀川。第不克。昌俊敗死。義經至法皇宮。追請討賴朝之詔。法皇不得已。下院宣討賴朝。時右大臣藤原兼實議曰。追討之詔。不可輕下。宜勅賴朝曰。義經有罪。則當致之。鎌倉而誅之。不宜騷擾京師也。然義經於卿功固大矣。罪安在。速奏之。若賴朝不奉詔。則處之違勅。以聲其罪。如此言順名正。不然弟討兄。王師誅無罪也。法皇不聽。遂賜院宣。賴朝聞之。親率諸將。討行家。義經進至黃瀬河。十一月。義經與行家走鎮西。賴朝聞之。還鎌倉。於是怨法皇。不肯入朝。

永井定宗曰。源氏數世。不乏將器。而其老弱。義經最為傑然矣。惜哉。其慣偏武。闊大義。誇功侮士。遂為衆所疎也。然義經未有太過。賴朝棄其大功。而廢天倫。何耶。願賴朝素畏義經。勇才。是以欲託其過。

而除之也。噫。賴朝苟欲天下無虞。則宜賞功舉賢。以至誠御衆也。而徒以權詐殺戮。耀武威。義經既死。天下豈無義經乎。父子三世親親相殘。四十餘年。為北條奪其威柄。亦宜哉。

栗山愿曰。賴朝不怒手。賜院宣於義仲。而對手。賜義經。何哉。方諸平未滅。闔域雄視也。將以推尊王室。攬天下之心。所以不得怒手。賜義仲。詔也。至外患既除。威福在己。則所惡唯名分耳。將以揚朝廷之非。而掩己之罪。託於正。以售不正。所以義經謀己。公然怨怒。不敢入朝也。義仲驚悍。無足道者。反覆時勢。湊會事情。則賴朝之詐術。亦不得逃於千載下。

青山延于曰。甚哉。法皇之不明也。方義經之請院宣。使法皇用兼實之言。安有取怨於鎌倉。而納侮於天下哉。且賴朝果有罪邪。不

宜與以殊賞。賴朝果無罪邪。不宜加以刑戮。夫刑賞與奪。國家之大柄。人主所恃以為治者也。朝賞而夕罰。前與而後奪。使人不知所適從。法皇之舉措如此。紀綱安得不壞。朝廷安得不衰。宜乎祿去王室。而權歸人臣也。

禎曰。賴朝之殘忍刻薄。不待言矣。義經以私怨。請討賴朝之詔。亦甚矣哉。義經既不容於其兄。宜自省自責而已。其在西海。而多不循賴朝節度。其進官昇階。亦非賴朝之意。又自誇其功。以為割天下之半。而得之。亦不為多。其豪邁勇悍。每多不遜。意是所以為賴朝不容也。夫多功者。見忌。名盛者。來誚。自古而然。義經蓋自罪自責。謹慎敬畏。以盡事兄之道矣。而不免命也。其迫法皇。而請詔。欲以討其兄。亦何逆也。

源賴朝遣北條時政守護京師。因用大江廣元之議。使時政奏曰。行家義經逃亡。難輒搜捕。若隨聞發兵。則郡國虛耗。其費不貲。請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就在逮捕。則可不勞而自定矣。常賦之外。計畝課兵糧。又請爲六十餘州。總追捕使。自是兵權歸鎌倉。朝廷失控馭之術矣。栗山愿曰。平治以降。王室不靖。當高倉安德之間。上之君王遭幽。下之元元塗炭。賴朝攘一臂。而天下響應。救蒼生於溺。援神器於危。上下咸受其賜。微管仲。誰保衽之。不左也。而其巧譎百端。束縛馳驟。遂擅兵馬之權。殆擬端拱之重焉。於是賴朝之功。不得以掩其罪矣。

尾藤孝肇曰。廣元有經世之略。而不用。乃予源大將軍。以爲謀主。鎌府霸圖之興。廣元功居多焉。何其朝家之愚。而鎌府之智哉。宜乎王

道日替。而伯業之盛。

賴襄曰。我邦先王。常自儉。以撫其民。其民所以豐其食。其食豐。故其兵強。以威制海外諸國。是王政。所以興隆禮文。所以備具也。其後徒事禮文。而遺其本。流爲奢靡。克剝其民。而委兵於將吏。將吏自以其計策。蓄糧餉。養士卒。而朝廷不省。是王政。所以衰頹。而武門代之興也。於是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以掌兵。每段課五升。以調食。而天下一變矣。又曰。擇六十六人之吏。以宰海內民者。王政也。及其政衰。乃擇六十六人之將領。以理海內盜賊。是鎌倉所以成霸業也。雖然。使時勢至此者。必有由焉。上之人。不用心於民。而吏以納貨進。非統轄乳臭之子。則慧黠貪汚之人。知多取租稅。以資其私而已。加之相家之專權。其私采封邑。所在犬牙。以妨礙吏治。假使有公廉勤幹者。不

能盡其職分也。是以拜國司者多不欲往。徒遣其下僚代往。或因其地方豪族代任。所謂目代也。目代以監稅兼捕盜。故謂之追捕使。是追捕使之名所由而起也。故鎌倉因當時所自習口慣者爲名而請之。而朝廷易於許之。所謂追捕使。於國司則曰守護。於莊園則曰地頭。亦皆因前此所有也。其名因前此所有。而其實遂成前此所無。自此以還。捕盜者反兼監稅。其名輕而其實重也。

禎曰。前此藤原氏平氏秉天下之權也。皆挾官爵之貴。藉外戚之勢。以爲重焉。然猶天子之大臣。而擅威福者也。故其身雖貴重。天下之土地非其有也。鎌倉氏則別建府於鎌倉。以土地兵馬之權歸之於己。挾此以令天下賞功報勞。必割地以與之。天下之武士皆歸焉。賴朝辭大納言而東歸。不敢以官爵之貴逼朝廷。而其威權之重。則非

復藤平二氏之所及也。自是而後。天下之土地人民咸歸武門。朝廷措紳。徒以官爵自高。武弁之士乃以田祿相誇。天下之勢於是乎判然矣。鎌府與京師相對立。而天下之權勢全歸焉。是賴朝於我東方。所以肇開霸王之業也。賴朝之勳。此業其不臣之迹。雖可惡。其實則朝廷失馭。將門代之而起。勢不得不然也。已。

源義經逃赴興託藤原秀衡。秀衡館之衣川。無何秀衡卒。文治五年。賴朝奏請敕秀衡子泰衡誅義經。閏四月晦。泰衡遣兵襲衣川。壘鷲尾經春等力戰死。於是義經刺殺妻子。遂自殺。時年三十一。泰衡傳首鎌倉。史論曰。義經智勇兼備。雖韓白無以過焉。故能蹙平氏於西海。建不世之勳。然恃功專恣。不思善後之策。醞釀讒慝。兄弟不能相容。身爲亡虜。流離狼狽。可勝痛惜。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道至蝦夷。不知

其果然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賴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賴朝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之。己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二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真偽哉。義經機警絕人。臨危踏險而不死者數。其必不授首於庸劣之泰衡矣。賴朝奸雄。揚言天下以獲其首。則足以鎮壓人心。不必窮詰其實也。不然何其稽緩至此乎。蓋使泰衡襲殺義經。然後聲下其黨於義經之罪。而取之。此賴朝之成算。固已瞭然於胸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揆之情理。其或然矣。

文治五年秋八月。賴朝將大舉討泰衡。累奏請于朝。而朝議以下其誅。義經而有功。不許之。賴朝乃用大庭景能策。不待詔而發。分軍三道並進。衆幾三十萬。泰衡火城而遁。泰衡部將河田二郎殺泰衡以降。賴朝讓其不忠。斬之。進討與黨。

禎曰。義經幼而託秀衡。少長於其家。聞賴朝起兵而來佐之。以討木曾氏。滅平氏。既而得罪於賴朝也。復逃而託秀衡。秀衡以其舊好之。故憐而匿之。亦何深咎之。當是時。賴朝索義經甚急。是以怒其匿之者亦甚矣。然泰衡既奉勅而誅義經。則亦可以震怒也。而必討之。而後已者。何也。蓋泰衡者與羽強族也。賴朝欲滅之以成統一之業焉。耳。固非下討有罪之師也。

與羽既平。賴朝乃索其版籍。皆罹兵燹。無所得焉。既聞實。俊實昌者請州事。召見之。使圖其所記。以知其戶口阨塞。復流民。賚老人。放俘囚。禁

鹵掠。取糧於上野下野。毫不累土人。乃至國府。大書其廳。曰。國法一切。仍秀衡之舊。勿得更革。令葛西清重。留掌國務。遣使奏捷京師。薄上將士功。請分與二州地。十月還鎌倉。十一月。法皇欲賞其戰功。賴朝辭之。請賑貸陸奥窮民。

禎曰。賴朝親將而征討。唯此一舉耳。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鋒所向。如雷霆鬼神。攻取戰勝。與羽強族。奕世盤據。輻彊難制者。不數旬。而授首。與羽悉平。而後處分州事。亦皆得其宜也。其將畧才度。孰能及之者耶。以此觀之。其能服人心。而統一天下。蓋亦非偶然也。

建久三年春正月。源賴朝創永福寺於鎌倉。時平氏遺臣。上總五郎忠光者。嵌左目。以魚鱗詐爲眇者。挾匕首。圍役徒中。搬運土石。以圖刺賴朝。賴朝適至。作處見其形狀。異之。命左右收縛。因詰其狀。忠光對以實。

乃囚之於和田義盛家。忠光絕飲食。月餘。賴朝命斬之。

禎曰。忠光之事。與豫讓酷相類。平氏族滅。無復遺類。則是非有所爲而爲者也。明矣。可謂義士也。而趙襄子。則感讓之義。而宥其死。至子再而後。不得已殺之。賴朝則不然。直命斬之。其與義理之志。何薄。非所以勉勵天下忠義士也。

三月後。白河法皇崩。壽六十六。讓位之後。歷二條六條高倉安德。後鳥羽五帝。聽政院中三十五年。

栗山愿曰。後白河亂世之主也。以貌四宮。遽繼大統。擁立五帝。黜陟從心。政事不爲不久。享年不爲不永。而播遷拘幽。幾至亡邦。何也。大倫不明。而紀綱不振。兵權不分。而威福下移。舉本朝上下二千三百餘年之變。集在位在院三十八年之間。雖曰天運。蓋亦人事。嗚乎。

邦家難于清盛危于義仲安乎賴朝以微乎賴朝蓋危邦之臣罪非不巨也邦而被危其無制甚矣。蔑君之臣惡非不著也。君而見蔑其失道大矣。使爲人上者昭明如日月誠確如金石則罔兩響於雷霆。螢燭滅於大陽雖列百邪於廷內且不敢能逞。小技以蔽聰明移中心志也。使爲人上者孝友積乎內慈仁彰乎外則彗孛化爲景瑞。鴟梟變爲鸞鳳雖有窮凶極惡挾材任數之人方且陳力奉令之不暇。何毒流天下延來世之有故後王欲端澄本源則豈徒切齒莽卓以懲于凶逆哉。必能流涕桓靈而勉乎自修矣。

禎曰保平之亂啓端於後白河帝實爲本邦亂世之首矣。帝禪位之後猶執政權三十餘年。嘗流竄崇德上皇使清盛殺其叔父義朝殺其父。二條帝嗣立而父子不相能。六條之立以其叔父

爲太子而紊倫叙又遽奪少帝之位而使童稚稱上皇養和之亂無劔璽而立天子國有二王矣。當是時辨倫全廢乎上而亂賊相踵乎下。帝三爲逆臣所拘幽王室之卑弱極矣。於是乎鎌倉氏起。竄謫之餘戡亂平禍。霸業一成而天下之權歸焉。自此而後土地人民悉爲武人之有。天子徒擁虛器于上天下之大勢變矣。是本邦古今之大界限而帝實當之矣。安得免其責哉。蓋古今人主之失道未若帝者也。其失天下之大權不亦宜乎。但實祚尙傳萬世而無替者蓋以下神武以降千數百年。列聖相承積德累仁之化入民心者至深其餘澤窮天地而無盡爾。

正治元年春正月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薨年五十三。

林恕曰賴朝口有蜜腹有劍而恣人也。其功大於清盛而其罪亦大。

於清盛陽尊天子而躬提挈綱紀節制天下久假不歸其恐一也。範
 賴侗而無害而放之其恐二也。義經勇敢有蓋世之功欺泰衡以殺
 之既而又滅泰衡其恐三也。納景時譖愬屢辱功臣其恐四也。廣常
 者創業之勳臣而殺之何罪其忍五也。行家者叔父也全成者弟也
 不授邑不加恩共含怨以至於死其恐六也。忠賴者甲陽藩鎮義定
 者遠州干城共是同姓之親也。有功無罪或忌其勇殺之或殺其子
 使懷怨自反其恐七也。此七者其恐之大者也。此雖使賴朝能除其
 患以安其身又所以自斂其羽翼絕其種也。北條者雖婚家本是異
 姓之姦也。賴朝不知親親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也。北條能繼忍心
 以立私家猶三卿之於晉三家之於魯田氏之於齊也。賴家之愚實
 朝之柔寄意於歌鞠以不格之修禪寺之暴卒鶴岡之刺客雖其為

之如北條所謂操我戈以入我室者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非賴朝之謂乎。

史論曰。源賴朝以伊豆一羈人誅鋤平氏雖由奉辭討罪而雅量弘
 度亦有足以服人心者故能開霸府于鎌倉傳業三世諸國置守護
 莊園置地頭上為天子逮捕逃而兵馬之權實歸于己其術亦深
 矣。究其所由則朝廷有以啓之也。夫敵王所懷而獻其功雖十世宥
 之可也。後白河法皇逼於行家義經之請降追討勅賴朝藉為口
 實。奏請不已。曲在朝廷。遂失控馭之術。此國家興廢之所係也。

賴襄曰。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賴義義家經略東北前後十有五年。
 而朝廷如不關知焉。及其奏功為將士請賞格遷延不決。甚而目以
 私闘。停之官符。使其以私恩喫咄。則是朝廷自舍其征伐刑賞之

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勿背源氏。當是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之有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貽慶子孫也。賴朝之起也，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爲之用。兵鋒所嚮，莫不克捷。而會於國家綱紀極墜之時，某布所謂素附者，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其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焉爾。夫王家自放，失其權，而莫之或收。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任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賴朝剏建大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其迹是以足利氏以降，更起宰天下者，皆以上將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莫非襲賴朝之故者。則是賴朝爲天下萬世創不得已之事，以立不可踰之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也。不然焉，知莽操豎卓，不接

我國哉。雖曰賴朝有功德於天下，勝其父祖可也。

禎曰：王室之衰弱，由來久矣。其失道亦非一日也。至於保元治承之間，而極矣。其不能復制馭天下，雖兒童愚夫亦知之也。賴朝當其時，因父祖之餘威，一舉兵而誅木曾氏之暴，討平氏之逆，坐制天下。如取掌上之物焉。何其易也。世有以賴朝首奪王權，責之者也。則賴朝亦不得道其罪矣。雖然，時勢之至於此，蓋有雖賴朝亦不自知其然者也。豈非天耶。

國史纂論卷之五終

國史纂論卷之六

長門 山縣禎 編

建仁三年秋八月。源賴家疾劇。其母政子。度其不可起。三分天下。使弟千幡總督關西三十八州。長子一幡總督關東二十八州。一幡外祖。比企能員。圖滅千幡及北條氏。己專威柄。乃使一幡母。說賴家。賴家召能員而密議之。政子聞其謀。以告時政。時政誘殺能員。其子宗員等。擁一幡據小御所。時政急擊之。宗員等放火自殺。一幡亦焚死。賴家聞一幡能員死。大怒。欲誅時政。使堀親家。告和田義盛。仁田忠常。義盛反告其謀於時政。時政捕親家殺之。啓政子。使賴家削髮。幽之於伊豆。修禪寺。奉千幡。請命于朝。是為實朝。朝廷以實朝為征夷大將軍。

禎曰。國無二主。家無二尊。天下之通義也。故嚴嫡庶之分。正長幼之

序。冢子承家。政出於一。所以塞亂源。絕爭端也。今鎌倉氏割天下而
二之。欲叔姪並治。可謂悖理。啓亂者矣。而其源出於北條氏之私心。
恐其獨立。嫡權歸外祖也。世獨咎能員之欲專威權者。不深察之耳。
或曰。政子之分天下者。出於其愛季子之情。而時政未必知之也。曰。
立嗣者大事也。時政豈不與聞之手。而未聞下以其不可而爭之。則其
意亦可知矣。

畠山重忠平賀朝雅。俱北條時政女婿。而重忠妻其前妻子也。重忠子
重保。嘗與朝雅飲。而相忿爭。朝雅怒。惡重忠父子於妻。母牧氏。牧氏啣
之。陰構之。於時政。時政欲殺重忠。竊與其子義時。房議。二子諫曰。重
忠屢建勳績。專秉忠直。故幕府素知其誠。款託以後嗣。今信單辭。遽誅
奮勳。後或悔不可追也。能糾其虛實。竝反跡。露然後圖之。亦未晚也。時

政不聽。遣兵圍重保第。重保奮戰而死。又遣人於菅谷。給重忠曰。鎌倉
有變。宜急來會。重忠信之。將赴鎌倉。時政使義時。房總督諸將分道
赴武藏。重忠抵二股川。始知重保遭害。義時來擊。衆咸曰。衆寡不敵。不
如還本州。據要害。拒之也。重忠曰。據邑而拒之。迹似圖不軌。我固無異
志。遂戰而死。

史論曰。重忠勇武絕倫。數立戰功。固所不待論。而忠亮誠懇。雅量恢
弘。則鎌倉諸將皆所不及也。當時如北條義時。房亦服其德望。而
時政老悖。信牧氏之讒。殘害忠良。重忠不用據州拒守之計。而徒守
匹夫之諒。死於鋒鏑之下。惜哉。

貝原篤信曰。胡氏謂。凡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者。而
後動其惡。若本邦北條時政之於畠山重忠。蓋先剪其所忌者也。

元久元年秋七月。北條時政弒源賴家。先是賴家遣書政子及實朝。請得故左右親狎。遣遺幽鬱。政子不許。至是時政竊使人拉殺之。賴家盤樂無度。最好蹴鞠。不恤政事。遂喪其身。

巖垣松苗曰。賴家繼父業。以霸天下。而極奢侈。恣女寵。遊戲于詠歌。蹴鞠。不省國政。遂為北條氏奪其權。修禪寺之禍。是誰過乎。北條氏姦謀亦成於賴家無道矣已。

禎曰。賴朝嘗剪其枝葉。斂其羽翼。恐其害本根也。而其子孫孤立。無所庇。斬艾滅絕。至于無遺。藥而止。悲夫。

建保六年冬十月。實朝任內大臣。十二月。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春正月。行任大臣拜賀之禮。謁鶴岡祠。禮畢而退。故大將軍賴家子僧公曉。從後抽劍斬之。時暮夜闇黑。諸臣騷擾。不知賊所在。公曉大呼曰。公曉報

父讎。衆始知其所為。公曉走匿備中阿閉梨家。遣人說三浦義村。求為將軍。義村告北條義時。義時宣政子命。使趣殺之也。初賴家之遭弒也。公曉年四歲。政子命實朝子養之。後補鶴岡別當。常憤父之廢黜。遭害。欲殺實朝。義時以報讎。至是竟殺實朝。時義時奉劍從之。入門稱疾作。授劍源仲章。而先歸。公曉不知。仲章代義時奉劍。故誤斬之。

中井積德曰。初義朝弒其父。并殺兄弟。賴賢賴仲為宗。為成。又更平治之亂。誅滅殆盡。及賴朝起。存者亡。幾賴朝又殺世父。二行。家弟二範。賴從兄弟。三家。行賴從兄弟。之子一人。重賴朝死之後。其二子實朝。三孫壽公。曉一弟。全二姪。時光亦更相賊殺。以絕其祀。悲夫。諺稱源氏相食。豈不信哉。後之有國者。可以鑒焉。

賴襄曰。北條義時之弒其君也。假手於其君之從子。而後誅從子。脫

賊名而取討賊之名以奪君國。人莫敢議。自古弑君之陰狡巧黠。未
有如下義時者也。蓋義時使人獻公曉曰。今將軍者子父仇也。子伺其
拜賀刺而斃之。又賺之曰。苟能斃將軍。則子者故將軍之子也。可以
代之。觀公曉成事。報三浦義村使迎己。而義村告之。義時趣命殺之。
滅其口。而可以見矣。而義村與其謀者也。

頑曰。殺賴家者時政。而非實朝。實朝未必與知之。則不可以為父讎。
也。然縱逆臣而不誅之。則是黨逆者也。公曉之怨之。亦不為無謂也。
但實朝者繼父祖統而主鎌倉者也。則不可以私怨而殺之。獨誅北
條可矣。况欲殺實朝。以代其職。事出於私意。則於復讎之義。又益失
矣。豈陷手義時之詐謀。而為此迷謬之舉乎。亦可憫已。

後鳥羽上皇常惡源賴朝把握兵權。脅制朝廷。及實朝遭害。以為威權

當復歸王室。而北條義時立異姓。賴經為主帥。以號令仍舊。上皇心

愈不平。一日幸熊野。仁科盛遠攜兒謁道傍。上皇擢為西面。盛遠竟留

京師。義時怒。以鎌倉家人恣為王臣。奪其食邑。上皇勅還之。義時不奉

詔。又以長江倉橋二莊。賜倡龜菊地頭。侮慢龜菊。龜菊訴之。因赦義時。

停地頭。又不奉詔。上皇大怒。決意討之。竊論關東諸將。寡以厚賞承久

三年五月。徵山城大和等十四州兵士。削奪義時官爵。聲罪討之。義時

聞之。乃遣弟時房子。時朝。時等。將兵十九萬。犯京師。京師震駭。上皇

發兵屯美濃尾張。間。泰時。時。房擊之。官軍敗走。於是遣藤原忠信。源有

雅等。分兵據宇治。勢多。撤橋連射。東兵溺死者多。泰時子時氏。先乘濟

水。官軍不能支。棄守而遁。泰時長驅入京師。上皇懼。不知所出。乃復義

時。官爵。追還征討院宣。諭泰時曰。此舉不由宸衷。為謀臣所誤。乃歸罪

於權大納言藤原忠信。權中納言源有雅等。泰時命諸將拘之。送鎌倉。以政子命。特釋忠信。其餘殺之。於道。七月。遷後鳥羽上皇於隱岐。土御門上皇於土佐。順德上皇於佐渡。初後鳥羽上皇之謀討義時也。以左近衛大將藤原公經。結婚關東。欲殺之。而後舉事。右大臣藤原公繼諫曰。昔木曾義仲驕肆。後白河上皇命平知康討之。王師失利。宮闕蹀血。輕遽舉事。以辱天位。此近時之明驗也。關東勢強兵衆。今不度力。遽討之。殆非計也。况公經廷臣。制命在我。今急行誅戮。彼之生死。固無損益。於關東。徒足以取怨。啓釁也。上皇不納。然公經由是得免。既而王師敗績。果如其言。

永井定宗曰。北條氏恣權蔑上之罪。舉兵討之可也。雖然。當是時。義時泰時。施私恩。結豪傑。四方靡然。無不服從者。視之於京師。則有人

有道。而上皇不量其時。驟欲動凶器。討之。豈能濟乎。上皇若欲討北條之罪。修德下賢。由道惠民。民信衆懷。而後舉兵討之。東軍何抗王師哉。夫兵貴時。動京師君臣。無知兵者。君輕遽舉事。臣倉卒應之。而宇汙勢多不守。上皇蒙塵。羣卿戮辱。豈不痛乎。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懷諫違衆。輕遽舉事。未有不喪國者也。袁紹不聽田豐之諫。以取官渡之敗。苻堅不用羣臣之言。以致淝水之衄。是以人君兼聽廣納。然後舉事萬全。而算無遺策也。後鳥羽帝不勝一旦之怒。起無名之師。藤原公繼切諫。土御門帝亦諫止之。帝皆弗納。蓋帝之意。以謂義時一陪臣耳。王師誅之。易如拉朽。殊不知關東無釁。上下輯睦。所以聲其罪者。適足以激將士之怒也。及官軍一敗。歸罪羣臣。以冀苟免。夫以唐德宗之不君。其在奉天也。猶

引咎自責。帝之不及德宗遠甚矣。其致播遷竟崩於海外。蓋非不幸也。

禎曰。昔者魯昭公患季氏之專政。將圖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公伐季氏。果不克。奔齊。今後鳥羽上皇之舉。亦猶是爾。易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易戒其動。樂祁之言。蓋得易之意矣。然則上皇之動。其不可也必矣。

初義時之欲發兵也。泰時諫曰。昔平相國。暴橫罔君。故大將軍受詔掃殄之。上下安堵。爾來關東相承。世奉朝廷矣。而今無罪被討。非議者之謬耶。然而普天之下。無非王土。亭毒長養。無非帝力。今悍然與抗。非臣

子之義。宜束身詣闕。唯命是聽。天威尙不震。舉族就刑。亦何憾焉。儻蒙赦宥。晦迹山林。以保餘生。不亦可乎。義時沉默良久。曰。汝之所言。則政正。國治。明主在上之事也。上皇登極之後。政令乖亂。人抱愁怨。關東所管。獨免荼毒耳。關東夷滅。政出一塗。則置蒼生於何地耶。自下廟上。雖冥誕可畏。不爲一己謀。代天下之憂。而憂耳。關東得志。廢昏立明。固皇基於萬世。則宗廟之靈。豈不鑑我心迹哉。且非震驚宮闕。鋤除國之佞倖而已。汝速發。泰時率兵。遂犯京師。

禎曰。泰時之諫。義時而言切矣。然而不能反覆熟諫。以拯父於不義。舉兵犯闕。亦何能道其罪哉。及京師陷也。獨誅首謀者。可矣。而遷三皇於遠島。不亦甚乎。

北條氏。建南北兩府於京師。六波羅留泰時。房鎮之。曰。兩六波羅。

賴襄曰。北條氏既定承久之難。留部將鎮京師。建六波羅兩府。置四十八所。繕卒隸焉。名為護衛宮城。其實鎮壓之。於是遠近屏息。莫敢生心。四方望以倚安焉。蓋北條氏以足利氏所以處鎌倉者。以處京師也。而足利氏獨任之。北條氏分任之。足利氏襲封之。北條氏更代之。故足利氏不得鎌倉之力。而常患其難制。北條氏能制兩府。得兩府之力。以制天下。凡鎮兩府者。任久乃召還執政。取其請練京畿西國事。是。可以為後世之法矣。

初土御門帝立上皇。第三子守成。順德為皇太弟。上皇深愛之。因使帝亟傳位。帝雖心不懌。而無幾微形于色。閑居優游。歌詠自遣。上皇之討北條氏。帝謂時未至。屢止之。上皇弗聽。及王師敗。義時遷二帝。後鳥羽於海外。以帝不預軍事。獨不及焉。然帝不恐。獨在京師。使攝政道家論旨。

鎌倉義時乃遷帝于土佐。後改遷于阿波。寬喜三年崩于阿波。

史論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百行莫先乎孝。帝之篤孝。酷似高倉帝。而有難能者焉。本院後鳥羽欲立順德帝。而使帝去位。曾無幾微見於天顏。此非孔子所謂色難者乎。本院欲誅北條義時。而

帝諫之。此又非孔子所謂幾諫者乎。設使本院從其言。觀豫而動。待時而發。則豈復有播遷之禍哉。帝既不預其謀。義時亦無所施。其悖逆而帝必欲與。本院同其憂。冒波濤之險。應蛇之與處。蒼梧之駕竟不返。天乎。及四條帝崩。而無嗣。北條泰時懇求帝胤。立後嵯峨帝。第二子於榛莽之中。豈非孝感之所致歟。天之保祐果不忒矣。

後堀河帝初納太政大臣藤原公房之女為后。年長於帝。及藤原家實

相其女入爲后。年僅九歲。乃黜前后。使帝不得幸之。既而藤原道家相。其女亦入爲后。而黜前后。如初。

禎曰。天子立后。不出其意。大臣任意進退之。而大臣黜陟。又陪臣制之。顛倒錯亂如此。宜乎天下之形勢一變。臣主易處。朝廷之尊。永受制於將府。終至陪臣廢立天位。豈不悲哉。蓋王室失道。而權下移。其極至于此。天邪抑人邪。

仁治三年夏六月。鎌倉執權北條泰時卒。孫經時襲其職。泰時爲人寬厚。識量過人。政子嘗割義時莊園與諸子。命泰時注擬。泰時自取甚薄。政子問之。泰時曰。我不肖。忝襲家職。何患不給。唯以撫諸弟爲意而已。政子嗟歎。泰時在職十八年。政平訟理。衆庶樂業。嘗定憲令五十條。謂之貞永式目。泰時清廉自率。無聲色娛翫之好。惠愛民物。資性謙謹。不

喜登顯位。躬行節儉。衣服器皿。雖敝而弗改造。初在京師。見柳尾僧高。辨問治國之要。高辨曰。治國之道。如醫之治病。良醫能察其原。然後投劑。故能療病。夫國之不治。由人欲害之。欲心一萌。百殃競起。子執國政。躬自率屬。何不成之。有。泰時曰。雖一人勉之。奈衆不從何。曰。是不難。在子之心耳。未有形正而影曲。政正而國亂者。正也者。無欲之謂也。子誠能寡慾。則人人化德。而嚮風矣。泰時大悅。服膺其言。行之數年。風化大行。

青山延子曰。人君之德。莫大於儉。古之帝王。莫不勤儉。以興國。奢泰以亡國。故堯之興也。以土型。桀之亡也。以瑤宮。禹之興也。以卑宮。紂之亡也。以玉盃。蓋儉則用足。故取於民有制焉。奢則用乏。故取於民無藝焉。易謂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審聖人取象之意。所以

教勤儉誠中。培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觀北條泰時之治國家。至誠以待下。節儉以化民。衣服器皿。雖敝而弗改。百姓被其澤。四海受其賜。死之日。民若喪考妣。夫風化之行。捷如影響。泰時身以陪臣位。微官卑。而其治効若此。况人君居九五之尊。有四海而朝天下者乎。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豈不信哉。

巖垣松苗曰。泰時以土御門帝嘗諫。後鳥羽東征之故。四條帝之崩。固請立其子爲後。以秋田城介義景爲使。義景問曰。先臣詣闕。忠成王之順德帝。立則如之何。泰時曰。若然則宜廢新主立土御門帝。子何憚之有。甚矣其無禮。孰謂泰時爲賢乎。

禎曰。泰時行己之恭儉。爲政之仁恕。民服其化。海宇致清寧。世以賢稱之。固宜矣。然謂之仁人。則否也。昔者楚令尹子文。事上而忠。爲國

忘其身。賢大夫也。孔門弟子疑其爲仁人焉。而考其平日爲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是以聖人不敢許其仁矣。今察泰時所謀。亦皆無非抑王室。張霸圖之事。則稱之曰仁人。君子不許也。

寬元二年夏四月。北條經時廢征夷大將軍藤原賴經。以其子賴嗣襲其職。時年六歲。明年經時納其妹爲夫人。年十六歲。

禎曰。強臣專權。大率利幼主。是以自皇室之衰。天子稍長。則皆蚤禪位。白河上皇以降。政出院中。源平氏興。而更制其君。而至一時有三四上皇。鎌府亦效之。北條氏擅權。大將軍常不得久其職。唯幼冲備位焉。已至於其屢逐主。則專橫亦滋甚矣。

北條時賴嘗詣鶴岡祠。夢神告之曰。汝欲致治。須用青砥藤綱。既覺。明日召藤綱。給以食邑。藤綱怪問。時賴告以夢兆。藤綱辭曰。君今以夢用

僕。他日又以夢斬僕耶。夫無功受賞。是謂國賊。臣未有微効。不敢當此賞。時賴益敬異之。奏授左衛門尉。爲引付衆。有公文所與。德宗領爭田者。具有辭證。時賴處決。以田屬德宗領。藤綱覆議。以田還本主。田主喜。以錢三百緡。密置其庭內而去。藤綱怒曰。斷訟持平。豈特爲汝耶。實恐主君招冤枉之譏。苟我處決得當。則主君宜見賞獎。汝之貨焉。得汚我手。以錢還其家。嘗行過滑河。誤墜十錢於水。藤綱乃出五十錢買炬。雇夫照水搜索。竟獲之。或笑其得不償失。藤綱曰。不爾十錢。雖少。失則永損世寶。五十錢布在民間。彼此六十錢。終不失一錢。其利不亦大乎。聞者歎服。藤綱性好施與。所入俸祿。悉賑貧困。自奉甚薄。衣無繒帛。其在職。廉潔剛直。不憚權貴。於是奸吏歛迹。士風頓革。

頑曰。余於戰國間人物。所最敬服者二人焉。吏治則青砥藤綱。將畧則楠正成而已。若夫政事之才。如泰時時賴。勇武智畧。如甲越二氏。織田豐臣二公。豐勳丕績。垂於青史。炫乎萬世。然其所爲。皆不免謀利營私之意。至於藤綱之公廉。正成之忠誠。則茫茫宇宙。能幾人歟。千載之下。聞其風者。誰不欽仰感慕哉。

弘長三年冬十一月。北條時賴卒。初泰時卒後。綱紀廢弛。獄訟滋興。時賴在職。一守貞永式目。遵鎌倉舊制。士庶翕然悅服。天下稱治。及解職。慮遠境。吏不奉法。下有冤枉。陽爲行脚僧。周巡四方。觀省風俗。察問辨駁。隨其善惡。以行賞罰。由是郡國守宰。人思自勵。風化大行。及卒。將士無親疏。悲慕慟哭。薙髮者甚衆。至下令諸國。禁薙髮者。其得人心如此。史論曰。世謂時賴爲僧。巡省風俗。不急於求賢。而徒勞於自爲。非爲治之道。大率以此病之。殆不然也。時賴退居最明寺。則鎌倉一間人。

耳。夫天下之大。郡國之廣。豈能得周流而悉知其情偽哉。然舉一善。則天下勸。除一害。則萬民蘇。壞衲敝履。不憚跋涉之勞。而鎌倉之政。令出於幕府者。固自若也。無損于治體。而有益于採訪。出世而經世。其用心乎。民瘼固非逸豫求安者之所能為。未可以此訾之也。青砥藤綱。耿介鯁直。時賴推而用之。遂以廉吏稱。由是觀之。時賴在職之日。能得人材如此。豈謂不急於求賢哉。

青山延于曰。北條泰時。居執權之職。勤儉廉潔。以身率下。風化大行。時賴繼之。善守其軌制。由是海內乂安。風俗淳朴。後世言治者。必稱泰時。時賴後之人。牧苟欲致治。可不則而倣之哉。

頑曰。時賴繼泰時之遺緒。專精圖治。躬行政事。卓然可見。世以賢稱之。與泰時相匹。亦宜矣。然察其心事。結民心。立私家。抑上威。而固我

權。此其所以承父祖之遺意。而經營上者。在於此矣。至其再逐其主也。不臣之情。益可見矣。嗚呼。道學不明。義理晦蝕。當時以賢稱。如泰時時賴。其背道悖理如此。可勝歎哉。

初北條時賴。廢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奏請迎後嵯峨上皇庶長子宗尊親王。襲職。上皇悅。許之。詔為征夷大將軍。及至。時賴改造府第。崇奉頗超舊主。僧正良基。法印嚴慧等。常昵侍親王。文永三年。竊與其黨。謀滅北條氏親王不之知。事泄。良基奔高野山。絕食而死。嚴慧亡命。北條時宗。乃廢宗尊。還京師。奉其子惟康。為主帥。年僅三歲。

史論曰。北條氏立攝關之子。為鎌倉主帥。而將士或有資緣攀附。欲圖北條氏者。時賴患之。其意以為。後嵯峨上皇。我家所擁立。請其皇子。為主帥。則幕府無虞矣。故迎宗尊親王而立。久明親王。上皇

之孫也。貞時迎而立之。亦如時賴之謀。而將士狂以構變。動輒辭連。幕府故宗尊久。明相繼廢黜。惟康守邦。並以二世王。陸為親王。名愈重。而權愈輕。北條氏之慮變。可謂周密矣。

文永七年。蒙古使其臣趙良弼。持書來求通好。朝議既。草答書。詔下鎌倉。議執權北條時宗。不可而止。

十一年冬。蒙古兵侵太宰府。鎮兵距戰不利。少貳景資。射中賊將。賊兵宵遁。

建治元年。蒙古改國號曰元。使其臣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魯丁等。至長門室津。北條時宗命收杜世忠等。送致鎌倉。悉斬之。元兵屢寇西陲。時宗乃以北條實政為九州探題。減公私用費。權罷京師大番兵。選武幹士。分遣鎮西諸國。以備元寇。

弘安四年。元兵大舉寇壹岐對馬。六月。侵太宰府。鎮兵擊破之。元兵轉至鷹島。七月晦。夜大風雨。戰艦覆沒。死者無算。鎮西兵乘勢掩擊。元兵十萬。得生還者僅三人。

史論曰。時宗斬元使。或疑此激元主之怒。而速其兵也。嗚呼。可不不然。彼挾疆大之勢。以臨我。我屈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稱藩朝貢。而陵辱誅求之。無厭也。夫赫赫天孫之胄。臨馭瑞穗國。代天子民之道。固無假於彼。而張夸辭。以脅制我。是豈夷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宣揚威武。震懾外國。其舉甚善矣。彼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蒐卒。屯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來寇而卒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亦時宗堅忍不拔之志。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再舉。永無西陲之虞。時宗之功。不亦偉乎。

禎曰。元兵之寇西海也。世傳我皇祖之神威赫怒。忽起風雨。以殲其全師。世俗之談如此。然神威竊冥。固人智之所不能測也。唯我西陲防禦之有備。適乘風雨。待以殲大寇。亦時宗之功爲偉矣。若徒恃神威而祈禳禱祝。不設備。不亦危道乎。後之有國家者。豈可獨特神威而懈手外寇防禦之術哉。

正應二年冬十月。北條貞時廢大將軍。惟康親王迎久明親王爲鎌倉主。詔以久明親王爲征夷大將軍。德治二年秋八月。貞時廢大將軍。久明親王送還京師。立其子守邦。詔以守邦爲征夷大將軍。

賴襄曰。北條氏之悖逆極矣。敢廢立天子。進退宰輔。易置大將軍。如奕基然而其家得傳九世。無天道耶。曰。天之立君爲民也。非爲君也。而暗君以爲爲己也。猶君之置相爲民也。非爲相也。而庸相以爲爲己也。後世人主務奢泰淫佚。以位爲樂。以竭天下之民力。而以爲當。然是以盜賊公行矣。夷虜內犯矣。則曰。是武臣之任耳。非吾所親治也。噫。如此。而欲以長持天職。以託於民。上天豈聽之乎。所謂武臣者。則終身百戰。以除民害。而不能得朝廷官爵名也。權利實也。名出於朝廷。而實出於天。天以其實與源氏。故源氏收天下之實。而朝廷擁其名而已。然其曰征夷大將軍者。有其實焉。故朝廷亦從而予其名也。至其子孫。乃貪虛名。又忘其職。而樂於驕奢淫佚。所以其權利歸於北條氏也。北條氏別立主。以嗣源氏之名而已。守其實。唯守其實也。故其世世所務在於養民。養民非自儉自勤不可。如曰。吾務盡心於其實。名非吾所敢貪也。是以北條義時雖遷官。猶稱原衝。子孫皆循其遺意。終於相摸守武藏守。而相摸守武藏守。能易置大將

軍能進退攝政關白能廢立天子何哉天下之實在於此也天下之實在於此而自儉勤以養民是不有天位而為天職也當時天子與宰輔將軍徒擁其名以蔽其實欲收奪其權而不知天之所右在彼不在此不然烏以此悖逆之徒而得傳九世乎至於高時一為驕奢淫佚則天誅不旋踵嗚呼豈曰無天道哉

○後伏見帝伏見年甫十一以永仁六年七月即位。在位三年。正安三年春正月傳位於皇太子後宇多上皇第一子初伏見帝後深草上皇第二子藉北條時宗力得立為太子及嗣位密諭北條貞時曰龜山帝在位之日常憤卿祖先遷後鳥羽帝於海外切齒思為之報時幸無費若使其孫子嗣位必繼其志卿安得晏然朕藉關東之力得以繼大統思與卿同休戚唯卿圖之貞時信之不欲使龜山皇胤嗣位遂與伏見帝謀立帝於

是後宇多上皇龜山帝第一子不悅遣人於鎌倉讓違先帝詔貞時遂定後深草龜山並後嘍兩宗送立之策限以二十年請先立上皇皇子以次相傳史論曰兩宗送立之議出於一時姑息之計豈得為長久之道乎况天位限以二十年開闢以來所未聞也陪臣執國命君若贅旒然可悲也矣

巨勢玄仙曰凡民買一僕猶欲久在其家雖一邑一縣之主亦非至惡則無有朝命夕罷之義帝在位僅三年無一失德逼使讓位是何道理貞時專恣不可勝誅矣

一青山延于曰北條義時以梟雄之姿懷覬覦之心鋤諸將傾實朝遂成篡奪之勢陽奉順經陰執大柄廢立黜陟皆出其意方之司馬氏之在魏殆有甚焉然繼之以泰時時賴之賢故得能鞏固其業以傳

子孫及至時宗貞時亦能幹父盡然身以陪臣遙執朝權不能建萬世長久之策爲一時姑息之計倡兩宗迭立之議竟階元弘之亂九世之宗一朝而滅悲夫。

○後醍醐天皇元應元年立藤原實兼之女爲后安野公廉之女媵之號三位局後爲准后帝寵之惑溺日甚垂水廣信上疏諫曰夫大君天之宗子也當代天以育萬物是故身法四德而教以五常則天下治其身不正而庶民無教則天下亂今乃好色失其本性禍亂何遠伏冀速改之也諫爭雖非下官之事而心有所不忍因冒萬死以上言疏奏不報廣信便去歸於勢州與妻子耕于垂水後帝徵不至中務卿親王兵部卿親王及源尊氏源義貞等連辟皆不至晨暇著書名曰嘉文亂記初廣信在京常與藤原藤房論學一日語藤房曰宋大儒朱晦菴之書前

此六年始入本邦世儒未有知焉我幸得之深尊信之請今借之宜思於此書藤房諾然藤房之學雅混儒佛以故卒與廣信不合。

藤井臧曰廣信其仕而優則學者乎官暇讀書殆有所得宜其出處可觀矣且觀其日始得晦菴之書以尊信之則廣信是今日讀朱註者之師祖乎尤可仰慕焉或問三諫而不聽則去渠詎一諫而去乎曰居下位而無言責一諫尙恐有非據之責何獲至于再三如廣信則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歟後來連辟悉不屑就與妻子俱終身於吠畝之中始終如一頗有龐德公之風學之所陶鑄可見矣。禎曰元弘帝雖下一旦藉將士之力而成恢復之功然及其割地行賞也頗從准后請謁濫賞無功而有功者反不得賞於是乎天下復亂廣信之言果著龜矣然則其見幾而作者可知也已。

元弘元年。後醍醐帝密圖討北條高時。而事稍泄。高時乃用長崎高資
 之計。將廢帝而遷之於海島。遣二階堂貞藤率兵三千至京師。帝聞之。
 倉皇出宮。潛幸笠置寺。於是近畿之兵稍集。而四方勤王之師未至。帝
 愛之。適夢紫宸殿前庭有_二一大樹。南枝最茂。下設御座。忽有_二一艸角。迎
 帝坐之。帝覺而異之。以為木傍南楠也。悉將有楠氏者。而輔我。即召
 寺僧問之。對曰。河內國金剛山西有楠正成者。橘諸兄之裔也。以勇武
 聞世。帝謂所夢殆是。乃遣藤原房房召至。行在。帝見之大悅。委以興復
 問滅賊之計。正成曰。逆賊暴虐。自招覆亡。天誅所加。茂不剋爾。但創業
 之功。要在謀略。若以力爭。則武相之兵。天下無敵焉。以謀屈之。則易撓
 也已。然兵有勝敗。或遇小衄。必勿煩聖慮。臣如獲存。何患不濟。辭歸城
 赤坂。

禎曰。後醍醐帝憤北條氏之暴。圖誅之。以陷後鳥羽上皇之覆
 轍。亦可憫矣。然後鳥羽竟崩於海島。帝則一獲恢復者。當義時
 之時。北條氏之惡。未甚顯。泰時亦能得人心。而後鳥羽不勝。一旦
 之憤。卒然起兵。以自取禍敗也。至高時。則罪惡貫盈。加以長崎高資
 之驕橫。衆怨民叛。天下思亂。而帝乘其時。以圖誅之。雖一旦蒙塵。
 亦首徵楠正成。於行在。託以討賊。正成奉詔而唱義。數出奇以挫敵。
 威武震天下。是以帝雖一遷海島。天下勤王之師。所在競起。遂使
 鸞輿得再還京師者。雖時運使然。亦由帝能徵正成。以係天下之
 人心。而天下忠義之士。聞其風。以興起也。其得賢之効。不亦大乎。
 楠正成誘隅田氏高橋氏之兵。而大敗之於天王寺。之後數日。宇都
 宮公綱將兵五百來攻天王寺。正成將引退。衆皆請戰。正成曰。公綱坂

東曉將。今承大兵敗衄之餘。以寡軍進。志在必死。我能勝之。所亡亦多。宜愛士卒。以圖後舉也。且彼銳而輕。不能久。遂引兵而退。居數日。出民兵。盛列炬火。星布山澤。如此連夜。滋多滋逼。公網意其衆日盛。潛引還。村田通信曰。古人有言曰。能弱能強。隨時而進退。因資而成功。正成能達乎。此道故其能屈伸如此也。

禎曰。正成聞宇都宮氏來。不戰而退。似怯也。然避其銳而不損士卒。更出奇以走敵。是不戰而屈人兵者也。非老於謀略者則不能也。易曰。師左次无咎。未失常。正成之謂歟。

護良親王。城吉野而據之。北條高時遣二階堂貞藤將兵二萬餘攻之。城將陷。左馬權頭村上義光言於親王曰。事急矣。臣願得賜君甲冑。以代君死。君可以間出。親王不聽。欲與義光同死。義光曰。君今死天下事

去矣。誰復成恢復之功哉。君一身所係甚重。豈得同微臣死耶。親王泣脫甲冑與之。義光登城門。自呼稱親王。自屠而死。敵衆皆集一方。親王以間出城。追兵至。義光之子義隆拒敵而死。親王脫急逃高野山。

永井定宗曰。義光自從親王。迴歷南紀之間。以往百戰萬危。不顧其身。終爲親王之紀信。真可謂千古之英雄矣。親王嘗以義光比北宮。然黜也。徒有勇而無義。如義光父子。義勇兼盡。豈宮黜之所能及也哉。

禎曰。吉野城雖陷。然當是時。義兵並起。四方豪傑響應。遂使元弘帝得再還京師者。安知非義光父子忠死。興起天下忠義之心哉。

元弘二年春三月。北條高時遣帝於隱岐。初帝之在笠置也。兒島高德備前人稱謀起兵勤王。會行在失守。車駕西狩。高德聚族議欲奪車駕。備後三郎謀起兵勤王。會行在失守。車駕西狩。高德聚族議欲奪車駕。

于路乃要之於舟坂山。已而車駕自山陰道計竟不成。乃踰三石山。徑赴杉坂。則又不及焉。於是衆皆散去。高德欲見帝道其衷。微服。夜至御館。竟不得間。庭有一櫻樹。輒斫。使白。題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明日衛士見之。以白帝。帝心竊喜。及帝幸船上山。高德與父範長共詣行在。

古賀樸曰。方衰亂之運。君臣大義。不在措紳。而在武夫悍卒。不在畿甸。而在遐陬僻邑。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可得而磨滅者。非時地之所能限隔。如備後三郎是也。

禎曰。余觀天王寺所藏高德旗幟圖。有文其畧曰。開闢以還。有君有臣。有父有子。忠孝事之。人道乃然也。若背此道。則天地之所不容也。故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吾雖不肖。碎肺肝。運智

計。時爲范蠡。欲一爲君。雪會稽耻。爲吾徒者。宜輕生命。於塵芥。曝尸於軍門。嘉曆二年五月初三。備後三郎高德。以此觀之。後醍醐帝之欲圖北條氏。蓋非一日。而天下忠義之士。亦有密應其志者。而待時。乃發也。蓋高德父子忠烈。非一旦感激奮厲之所爲。而義理之心發。手肺肝。確乎其不可奪。宜乎其精忠義烈。歷艱險。涉困阨。而終身不變也。

三年閏二月。帝潛出隱岐。至伯耆。名和長年。奉帝據船上山。於是諸國勤王之師。望風悉至。兵勢大振。乃使中將源忠顯率兵入京。討六波羅。赤松則村與六波羅兵戰。累破之。足利尊氏遣使行在納款。五月源忠顯進軍竹田。足利尊氏屯神祇官。赤松則村陣東寺。三面薄攻。六波羅兵大敗。北條時益。時益仲時。共爲中矢而死。守良親王。要擊北條仲時。

于近江、播磨、仲時敗死。上野人新田義貞起兵，攻破鎌倉。北條高時伏誅。鎌倉悉平。征夷大將軍守邦親王薙髮，自鎌倉開府。源氏三世藤氏二世親王四世而北條氏以陪臣執權於其間者九世。凡百七十餘年而亡。

林恕曰：北條世行陰德，以使民懷己也。承久放三皇元弘流一帝，既分皇統，以為二流。又拆攝家而為五家。初賴朝時，攝家唯有近衛九關、白良實為二條氏之祖。關白實經為一條氏之祖。並出於九條氏。攝政兼平為藤原氏之祖。出於近衛氏。爾後五家更迭任關白。而拜免皆出於北條。皆奪其權也。何忍之甚。其罪之大哉。況主將在上，待之如木偶，如泥塑也。何使其屢易位乎。已有君臣之名，而何無上下之分乎。嗚呼！義貞與而高時伏誅，氏族絕滅。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誠哉。

中井積德曰：北條氏以智數權力，竊國柄。其險謀譎詐，雖多端緒。嬰之以收人心，為歸。故薄稅斂，省冗費，躬儉素，賑貧窮，似仁也。八世之間，爵不踰五品，官不出州牧。胥率執臣節于幕府，似恭也。北條氏不敢自尊大，而威權所在，諸將牧守皆其等儕。而爵位上之者，其交際則翻有若君臣者。於是乎承久之役，諸將無異志，爭為效死。又有若泰時時賴，雖未知上下之大節，而實有願治愛民之心。是以人心益固。至高時之無道也，自取滅亡。豈緣失人心矣。然則北條氏之事，始於得人心，而終於失人心耳。是故古昔聖王明君，唯人心之為可畏。夫智數權力，飾情假仁，苟得人心，斯足以與也。況至誠感孚，于人心而風動者乎。

帝發船上山。六月入京師，駐蹕東寺。議還宮儀，群臣或言宜用重阼之

禮。左大臣藤原道平曰。陛下雖在外。久然躬奉神器。宜用巡狩。還宮之儀。帝從之。既還宮。廢高時所立新帝。光嚴去正慶號。悉創新主所署官爵。尋賜號於廢主。為太上天皇。

青山延子曰。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量仁親王。

後伏見。既為帝。儲貳方。帝之裝座。則監國稱制。固其宜也。然

帝未讓位。太子既為賊所立。斥為閏位。則帝之復位。勢不得不廢。

既已廢之。則故親王也。安可以尊號加之哉。名之不正。莫斯之甚。恢

復之初。庶績草創。而紀綱紊亂如此。宜其再致播遷也。

車駕既還宮。護良親王尙在外。約束士衆。繕修器械。帝遣參議藤原清

忠。詔還僧服。親王答詔曰。方今大憝殄滅。雖由陛下神武之所致。愚臣

亦與有勞焉。臣竊以雖天下已平。兵備未可遽弛。足利尊氏。憑藉天威。

僅効微勞。陰懷跋扈之志。若不及其勢微。而剗鋤。則是又生一高時也。

臣之未肯歸佛台嶺者。為是而已。若暫借臣以閩外之寄。則誅豎子。以

消禍亂於未萌也。帝報曰。尊氏未有罪責。一旦加戮。將士解體。王勿妄

舉。失衆心也。若其執節。旌鎮廟社。宜從其所請。乃拜征夷大將軍。封以

北條泰家食邑。尊氏深忌親王。結帝寵姬。准后藤。誣以謀反。帝怒。幽親

王於馬場殿。親王上書訴冤。不達。尋流於鎌倉。幽之土窟。建武二年七

月。足利直義。使人殺之於窟中。

三宅緝明曰。不知而為之。謂之愚。知而為之。謂之迷。色之禍。人國尙

矣。帝亦千載英主也。然人之所愛。莫若子。而況護良功烈。識謀。一

時無比。政之所虞。莫若姦賊。而況足利尊氏。巨勢詭計。一時無之比。

而卒受厥詒。執兒付遣。任之屠割。慘不可言。其處心顛倒。以至乎此。

豈非有_レ艶妻中夜之泣由_レ內促_レ之而然_レ哉。可_レ謂迷甚_レ矣。由_レ是觀_レ之。未_レ有_レ天婦不正_レ而父子得_レ親者_レ也。

安積信曰。自古忠臣孝子。不得_レ其死者多_レ矣。而未有_レ若_レ護_レ良親王之慘烈可_レ哀也。建武中興之業。補_レ氏新田氏諸將竭_レ力於戰鬥。而發_レ縱指示。則在_レ于親王。謂_レ之中興第一。亦可_レ矣。縱令有_レ大過。猶當_レ據_レ周禮八議之法。議_レ親議_レ功。宥_レ三死。而優_レ遇_レ之。况_レ姦臣尊_レ氏。將_レ圖_レ不軌。忌_レ其威名。賂_レ寵姬。讒_レ之。皆_レ誣罔之言。帝不_レ悟。遽_レ幽_レ囚_レ之。何_レ耶。人之大倫。莫_レ重_レ於父子。以_レ萬乘之英主。放_レ大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僚。苟_レ列_レ疏直諫。以_レ明_レ其誣罔之冤。則_レ帝或當_レ震_レ怒。而袖_レ手_レ旁觀。如_レ秦_レ人視_レ越人之肥瘠。何_レ耶。若_レ不得_レ已。而幽_レ之。亦_レ宜_レ付_レ之忠貞仁孝之臣。使_レ其保_レ令_レ終_レ之美。此之不_レ慮。而顧_レ委_レ之鬼蜮虎狼之直義。遂_レ為_レ所_レ魚肉。何_レ耶。

禎曰。尊_レ氏姦雄。使_レ其得_レ志。則必難_レ制。不_レ無_レ所謂前門拒_レ虎。後門進_レ狼之患也。護_レ良親王欲_レ及其勢微。而圖_レ之。亦_レ不_レ為_レ無_レ所_レ見也。然當_レ是時。尊_レ氏有_レ功。而惡_レ未_レ顯。討_レ之師無_レ名。且當_レ興復之初。而遽_レ戮_レ功臣。人人懷_レ危懼。衆心或離。故不_レ若_レ待_レ時。而動_レ也。且欲_レ天下安靖。禍亂不_レ起。則莫_レ如_レ治_レ其本也。根本深固。則未_レ自_レ不_レ搖。天下之本。在_レ朝廷。朝廷之本。在_レ君。躬_レ人君常戰兢自省。修_レ德。任_レ賢。遠_レ讒。酬_レ功。節_レ用。而愛_レ民。柔_レ遠。而能_レ適_レ政。修_レ民懷。則尊_レ氏何由得_レ肆_レ其虎狼之心哉。縱令其圖_レ不軌。亦易_レ制焉耳。親王為_レ天下深慮。則宜_レ說_レ帝。而先治_レ其本。以_レ固_レ興復之業。矣。則雖有_レ尊_レ氏。未必致_レ大害也。不然。則尊_レ氏雖滅。豈更無_レ尊_レ氏一哉。親王輕_レ圖_レ事。因_レ為_レ姦雄所_レ陷。野_レ奇禍。以_レ死。悲哉。雖然。親王自_レ初起_レ兵。

焦心苦身。顛覆流離。備經艱阻。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以一成恢復。其功實爲多矣。而帝信讒邪。廢大功。而棄懿親。使其含冤以死。其不明如此。欲天下弗復亂得乎。

建武元年春正月。營大內。以安慈周防。租賦充其經費。徵諸國地頭。所入二十分一。盛興土木。大營宮室。用度不足。始用楮幣。樞中納言藤原藤房諫曰。大亂之後。賦役煩苛。則民不聊生矣。禹卑宮室。興秦作阿房。亡。陛下宜鑒之。弗聽。

夏五月出雲。守護鹽屋高貞。獻千里馬。帝問內大臣藤原公賢曰。天馬之出。未之前聞。今不求而至。其應如何。公賢歷徵故事。以贊其瑞。群臣稱賀。藤房後至。帝又問之。對曰。臣聞明主所瑞者。人才。奇異之物。非所貴矣。昔穆王愛八駿。而周政衰。孝文光武。却千里馬。而漢業盛。此二者。

得失之應。昭然可睹矣。方今天下初定。創夷未復。而百辟偷安。庶僚阿諛。國家安危。置而弗問。忠勳之士。群集闕下。功狀委積。而主者不時決。賞典所及。非朝臣。則其參佐僚屬。有功將士。大率憤冤缺望。有司宜速論功行賞。以慰將士之心。而營繕大內。顧興不急之役。使民重困。赤松則村屨立大功。効忠皇室。而視前所補守護職。僅賜其舊邑。不知則村何罪。而陛下遇之如此也。且如將軍家人之號。賴朝以來。相承有年。今削奪其號。將門名族。降伍編氓。怨讟由是興。方今陛下之政如此。而此馬適至。是殆貽禍亂也。夫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則聖化及遠。何須此馬。異時若有不逞之徒。倡亂。則此馬適足以爲軍國告急之資也。伏願陛下裁玩物之志。而留心於仁政矣。帝不懌而罷。

冬十月。藤房棄官而去。藤房屢諫而弗聽。謂爲臣之道。於我盡矣。一夕。

侍_レ帝_ニ諷_ニ以_ニ比_干夷_齊之事_ニ至_レ曉_ニ而退_ニ徑_ニ入_ニ北_山爲_レ僧_ト不_レ知_レ所_レ終_ル。
 林道春曰。有_ニ文_衡者_ニ說_レ人_ニ曰。微_子去_レ而殷_墟。范_增死_レ而楚_燔。今_藤房
 見_レ幾_テ而去_ニ天下_ニ殆_ニ哉_ニ岌_ニ岌_ニ乎_ニ文_衡其_レ知_レ人_乎。其_レ後_レ果_ニ有_ニ建_武之_レ亂_ニ。
 禎曰。元_弘帝_ニ新_レ復_レ位_ニ。政_ニ歸_ニ一_ニ統_ニ。天下_ニ刮_レ目_ニ望_ニ新_レ政_ニ而_レ帝_之舉_レ事_ニ。
 無_ニ一_ニ可_レ觀_ニ矣_ニ。其_レ事_ニ營_レ作_ニ耽_ニ宴_ニ遊_ニ用_ニ婦_レ言_ニ近_ニ讒_ニ佞_ニ廢_ニ忠_ニ勳_ニ疎_ニ功_ニ臣_ニ莫_レ非_ニ
 亡_レ國_之事_也。藤_房不_レ忍_ニ坐_レ視_ニ邦_家之_レ顛_ニ墜_ニ屢_ニ切_レ諫_ニ弗_レ聽_ニ於_レ是_ニ乎_ニ知_ニ其_レ
 不_レ可_レ復_ニ爲_ニ乃_レ脫_レ蹤_ニ軒_ニ冕_ニ而_レ去_ニ詩_ニ曰_ニ人_之云_レ亡_レ邦_國殄_ニ瘁_ニ使_レ賢_者棄_レ位_ニ
 而_レ遠_ニ遯_ニ國_家之_レ亂_ニ亡_ニ其_レ遠_ニ乎_ニ哉_ニ。

國史纂論卷之六終

國史纂論卷之七

長門 山縣禎 編

元_弘三_年秋_八月_大賞_ニ諸_將足_利尊_氏爲_ニ武_藏常_陸下_總守_護弟_直義
 遠_江守_護新_田義_貞上_野播_磨守_護子_義顯_越後_守護_脇屋_義助_駿河
 守_護楠_正成_攝津_河內_守護_名和_長年_因幡_伯者_守護_赤松_則村_播磨
 守_護尋_奪則_村職_賜以_ニ佐_レ用_ニ莊_ニ尊_氏初_名高_氏至_レ是_ニ賜_ニ御_名一_字以_レ寵_ニ
 之_ニ。

建_武元_年以_ニ上_野太_守成_良親_王爲_ニ征_夷大_將軍_置關_東廂_番以_ニ足_利
 氏_族掌_ニ其_レ事_ニ秋_七月_北條_時行_子高_時作_レ亂_進攻_ニ鎌_倉足_利直_義距_戰敗
 績_時行_乘勝_進直_義奉_ニ成_良親_王西_走時_行破_ニ鎌_倉兵_勢日_熾尊_氏苦_ニ
 請_ニ往_レ討_レ之_ニ詔_許之_又請_下任_ニ征_夷將_軍管_領東_國帝_不聽_更任_ニ征_夷將_軍。

尊氏怒不辭而發遂與直義擊時行破之進入鎌倉帝遣藏人頭源具光召還之尊氏不奉詔冬十月尊氏自署征夷將軍東國管領遂據鎌倉反十一月以尊氏親王為東國管領賜節刀于新田義貞往討尊氏詔削奪尊氏等官爵義貞與尊氏兵戰于矢矧走之十二月義貞與足利直義戰于手越河原大敗之脇屋義助大友貞載鹽屋高貞等奉尊氏親王與尊氏戰于竹下敗績貞載高貞降尊氏官軍大潰退屯尾張召新田義貞還京師尊氏隔官軍後西上義貞走還京師帝奉神器及二法皇幸延曆寺細川定禪陷京師縱火燒宮尊氏進入京師安東守約曰高時已平天下拭目以觀新治宜開勅鴻業闡明德也奈何寵准后賞尊氏賄賂公行刑賞失措尊氏兄弟為封豕長蛇垂涎桑鵠遂弑太子以反於是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是皆准后有以啓之也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此之謂也

尾藤孝肇曰新田伐足利於鎌倉敗績還京者將略非不佳也天厭皇德也厭皇德者刑賞違天也將略雖佳亦將奈之何又曰元弘恢復倏得倏喪之其失安在曰知復天下而不知復古故也曰古政如何可以反之曰在手用人當是之時人才濟濟將相之器頗備誠能不問門地以舉賢則古政何憂乎不反乎夫官人以門地中世以降之弊也恢復猶與國也宜芟除舊弊以新天下耳目不務出此乃拘拘焉廢株是守宜乎倏失之也

青山延子曰夫天下者大器安則難傾傾則難正願在措置之術何如耳方帝之復位相親房藤房使正成長年之徒護衛京師義貞

奉_レ護_レ良_レ出_レ鎮_レ鎌倉_レ如此則不_レ惟海內得_レ安王室之盛殆將_レ復_レ往_レ古惜
 乎帝雄武有_レ餘而英略不足此其所以大業不_レ終止_レ偏安_レ歟
 禎曰補正成忠勇謀略元帥之器也首唱_レ義屢挫_レ勍敵功亦大矣赤
 松則村收_レ復_レ京師新_レ田義貞殄_レ滅_レ鎌倉其功亦不在_レ足利氏之下也
 而帝殊寵_レ尊氏以_レ重賞以_レ啓他日之禍者何也蓋尊氏狡奸結_レ
 帝寵姬階_レ此以_レ進而帝既惑_レ手准后之寵則莫_レ言不_レ聽焉尊氏所_レ
 以得_レ志蓋此之由也已吁嗟帝心一陷溺於是手是非貿亂措置
 顛倒如此以再失_レ天下可_レ勝歎_レ哉

尊氏遣_レ使齎_レ書告_レ補正成曰某本無_レ二心因_レ義貞之讒而得_レ賊名耳足
 下若與_レ我當_レ奉_レ以_レ畿內五國南海六州因_レ合力誅_レ義貞夾_レ輔_レ王室不_レ亦
 可_レ乎正成對曰知足下之反既久人可_レ欺而天可_レ欺乎大丈夫不能_レ剪_レ

除逆賊_レ寧_レ覲_レ不_レ義之富貴乎乃奏_レ尊氏書及其言_レ帝義_レ之

村田通信曰正成剛忠不可_レ以利祿_レ動_レ之尊氏誘_レ之以_レ五畿六州其
 不_レ知_レ正成亦甚

赤松則村既_レ禠_レ播磨守護職因_レ大懷_レ歎望_レ及_レ足利尊氏東征_レ遣_レ子貞範
 從_レ之尊氏亦陰_レ通_レ逆謀_レ尊氏之逼_レ京師也則村與_レ細川定禪率_レ兵會_レ之
 尊氏授_レ以_レ播磨守護職則村乃與_レ定禪大_レ敗_レ官軍於_レ山崎追_レ至_レ京師既
 而尊氏敗走_レ兵庫則村密說_レ曰士卒疲弊難_レ用不如遣_レ細川族_レ經營_レ四
 國_レ臣留_レ扼_レ中_レ國而公入_レ筑紫收_レ士馬修_レ器械徐_レ圖_レ再_レ舉_レ也少貳貞經大
 友貞宗可_レ倚賴且戰_レ以_レ旌旗爲_レ主自_レ鎌倉滅_レ持明院上皇內懷_レ快鬱若
 請_レ其院宣_レ建_レ錦旗以_レ麾_レ天下之兵莫_レ不_レ景從_レ尊氏皆從_レ之

史論曰則村首_レ建_レ義旗其功大矣後醍醐帝賜_レ錦衣以_レ旌_レ之疏_レ爵

士以賞之。則村感激奮勵。方將馳逐效節之不遑。而帝信讒。無故奪其守護職。是速其反也。嚮之感激奮勵者。變爲憤恚怨望。磨牙搖毒。肆其噬螫。蓋由中興初政。佞幸用事。失控馭之術也。則村非特長攻戰。而謀略出於諸將之上。說尊氏。徇四國。零九州。擁立閔位。假其號令。終爲王室腹心之患。皆其所爲也。蓋則村志在功名富貴。而非忠義之士。子孫爭效其所爲。不知名分之所。在良可惜也。頑曰。則村雖非忠貞之士。然其材武亦可用焉。况有勳功乎。大抵人主以恩義拊之。則桀鷲武夫。皆可以供爪牙之用也。棄之以資敵國。失策亦甚矣。

延元元年春正月。新田義貞。補正成。名和長年等。擊足利尊氏於京師。大破之。尊氏西走。二月。義貞正成。追尊氏至攝津。累戰破之。尊氏及弟

直義。走筑紫。正成請急追擊之。義貞不從。五月。尊氏收九州兵。將舟師七千餘艘。直義將步騎二十萬。水陸並進。而東上。義貞時在播州。退屯兵庫。馳驛以聞。舉朝震駭。乃命補正成赴援。正成奏曰。敵收九州軍勢猖獗。以我疲兵。恐不能禦。宜召還義貞。而車駕幸山門。縱敵入京師。招集畿甸兵。塞水路。絕糧運。則敵必食盡兵困。於是前後齊進。夾而擊之。可一舉而殲也。義貞之計。豈不及此哉。但不戰而退。涉于物議。故不輒歸耳。願陛下熟計之。參議藤原清忠曰。王師每戰。必以寡勝衆。是皆天助。非戰略也。且節度使未與賊接鋒。而退。車駕年再幸山門。辱莫甚焉。宜速使正成赴援。帝從其言。

青山延子曰。方足利尊氏悉九州之精銳。席卷而東也。其鋒不可當。而義貞驅疲兵。集散卒。決勝負於一戰。固爲失策。曷使帝從正成。

之言。義貞義助諸將旋軍。引敵入京師。曠日持久。以撓其銳氣。然後設奇計以擊之。莫不捷也。惜乎帝慮不及此。用少年推鋒之計。一敗塗地。終使姦賊得志。可嘆也夫。頑曰。新田義貞忠貞有餘。而謀畧不足。是以網漏吞舟。終至于不可制焉。得追其責哉。帝既以夢徵得正成。若不次擢之。任以元帥之寄。則恢復之功。必有所成。惜哉。

正成發京師。至櫻井驛。以帝所賜菊作刀。與子正行。戒以下滅賊匡天下之言。遣還河內。遂進陣湊川。與直義接戰。兵敗。身被數創。乃入民家。將自殺。尊氏遣使謂曰。足下以寡敵衆。忠義誰能比。今當退兵。河內不宜自盡也。正成笑曰。大丈夫功成。則名垂竹帛。不成則血膏草野。今軍敗兵疲。死報天恩之時也。欲使一家人還鄉。道路無恙。是公之惠也。於是

與弟正季相刺而死。從死者五十人。帝悔不用其策。追悼不已。贈三位左近衛中將。

朱之瑜曰。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大抵公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爲利回。不爲害怵。故能興復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鐘簋。功垂成而震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如前。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他。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一門。盛矣哉。

史論曰。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髣髴孫吳。而忠勇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赤坂。據千劍。破皆嬰孤墉。鯁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至如藁人誘敵。其緒餘耳。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鸞輿首蒙推獎。斯則爲異。而廟謨不滅。元兇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強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可勝歎哉。淝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下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下巡之臨死。誓爲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泯。身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

安東守約曰。鸞輿播遷。于笠置。靈夢協卜。公拜將壇。說以仁義。不以詐力。烈烈丹心。如青天白日也。揚義旗。敵王愾。攻必取。戰必克。神謀

妙算。高出千古。高時已平。尊氏兄弟爲封豕長蛇。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於乎公父子兄弟。始終一心。以討賊爲己任。鞠躬盡力。及其不可爲也。烈死殉國。凜凜然至今。有生氣矣。昔漢諸葛氏死。社稷議者曰。有子有孫。晉卞氏亦死節。其母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世以爲美譚。如公美萃於父子兄弟。可謂萬世臣子之師範矣。杜少陵詠孔明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蓋孔明之佐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志決恢復。身殲軍務之勞。死非其心。公之輔帝。君闇臣姦。欲恢復而不可得也。死決於丹心。眞可哀已。

雨森東曰。或問補中將曰。忠肝義膽。雖曰與日月爭光。可也。曰。彼不知皇之不可與有爲。不俟三顧而出。所由與諸葛亮異矣。曰。亮也亂世之遺民。進退由己。公乃草莽之臣。勤王靖難。安可緩乎。皇之

不足與有爲也。彼知之素矣。

尾藤孝肇曰。楠公之死。世歸咎藤清忠。清忠之罪。固不可追。然彼亦截截謊言耳。固無識見。亦非有姦謀。且公之死生。係國家興廢。與廢天也。區區佞人。焉能使公死生哉。

禎曰。尊氏之西走也。正成欲乘破竹之勢。急追擊之。是不可失之機會也。而義貞弗從。一失機會。遂使尊氏兵勢再振矣。其大舉東犯也。正成欲避其銳。待其疲困。而一舉殲之。而帝弗從。復失策矣。正成於是手決死而出。知事之不可復爲也。正成忠勇謀略。一世固無倫。嗚呼。使此人死。天下之事。斷然可知矣。

八月。足利尊氏奉後伏見帝子豐仁親王。稱帝于京師。仍用建武號。十月。尊氏上書陽降。請車駕還京師。帝聽之。還御華山院。尊氏置兵監衛。

奪公卿以下官職。十一月。尊氏請傳神器于新主。帝以偽器授之。十二月。帝潛出華山院。奉三神器。幸吉野。楠正行和田正朝等率兵迎衛。以吉野爲行在。改元曰延元。於是南北有二帝。稱曰南朝北朝。

林道春曰。我朝禪受有三神器。夏鼎秦璽漢劍。不足比並焉。南帝傳神器有真矣。尊氏犯闕則爲賊。故別立帝。諉於二帝相爭而已。死賊名。是其宿姦也。昔聖人作春秋。齊豹陽貨之類。皆書盜。是其誅心之法。聖筆嚴矣。諸葛武侯斥曹氏以爲賊。其名分之不紊。如是而已。禎曰。或謂。吾邦南北各立朝廷。皆神武天皇之系統。固無所輕重。不可下以正閏。眞僞論矣。余以爲不然。夫尊氏者逆賊也。光明帝者尊氏之所立也。尊氏忌逆賊之名。於是奉皇子稱帝。挾之以令天下也。然後醍醐帝擁神器。儼然猶存。則是眞天子矣。此眞則彼爲僞。

可知也。既而尊氏逼帝。請傳神器于新主。帝乃造偽器以授之。躬奉真器而南。則南真而北為偽。亦可知也。且逆賊迭起。各奉皇子。皇孫而稱帝。皆以正統自處。則是大亂之道也。天下分爭。何以定哉。夫君者治亂而歸正者也。天下立君。以生亂焉。用君耶。故君必一。而後天下定矣。夫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古今之通義也。故以此為正。則彼不得不得為偽也。南朝雖微。承神器於祖宗。為天下之主久矣。北朝雖強。其實逆賊之所立。而足利氏挾之以令天下者也。號令征伐。固自足利氏出。北帝乃贅旒而已。故有足利氏。則有北帝。無足利氏。則無北朝。如之何。得以下以正統處之哉。且逆賊之所立。而以正統予之。則何以垂訓於萬世。懲亂賊于將來耶。或說之非。斷然可知矣。

延元三年閏七月。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攻藤島軍。敗死之。初。義貞拔

越前府城。足利高經。走保足羽城。北陸響應。四方義軍復起。義貞圖取黑丸城。高經恟懼。築七營以備之。會平泉寺僧徒叛。保藤島城。以應高經。義貞分兵攻七營。藤島兵擾動。官軍乘勢攻之。不利。義貞聞之。急率騎五十。問道赴援。高經遣兵三百。救藤島。兩軍適遇。敵隱楯亂射。義貞兵不持排楯。又無射手。士卒以身扞義貞。義貞欲馳突敵軍。從士中野宗昌止之。曰。千鈞之弩。不為鼠發機。君以身徇之。無為也。義貞不聽。徑馳踰塹。馬蹶而僵。適有流矢。中其額。義貞自剄而死。年三十八。從士皆剄腹而死。時霖雨昏濛。故餘衆竟無赴援者。迨知其死。逃散畧盡。北國不復支。

史論曰。忠義之維持世教大矣。新田義貞。以源氏之胄。役于北條氏。一旦幡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嚮。若疾風掃稿葉。何其易也。及與

足利尊氏構難攻城野戰。互有勝負。而竟不免敗衄。何其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心思亂。尊氏乘之。逞其詐力也。禁門不守。乘與再幸。敵岳尊氏納款。請還駕。帝亦心知墮其姦計。而勢不能回。與替之機。方決于此。而帝面論義貞。獎其忠義。託以皇太子。賴有此舉耳。義貞匡復之志不少。懈弛。誓天地。以為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屢與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義氣貞烈。則雖屈於當時。而能伸於後世。觀其與足利氏爭雄。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為忠臣。卒為此而不為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舍而不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小哉。

延元三年。詔以源親房子顯信為陸奥介。鎮守府將軍。奉義良親王。在鎮。親房為之輔。九月。船發伊勢。海上遇暴風。與親王及顯信相失。親房船漂至常陸內海。乃依小田治久。于小田城。招輯東北諸國。興國四年。夏。高師冬率大兵來攻小田城。築桑山上。相逼。親房出兵擊而敗之。請援于陸奥。結城親朝。親朝密通于尊氏。以故不肯出援。相持數月。治久亦叛降于師。冬。親房乃走保關城。時源顯時保大寶城。師冬引兵屯于兩城間。親房顯時出擊敗之。師冬乃築長圍。為持久之計。親房數請援於親朝。手書懇到。曉喻百端。親朝不應。城中益困。明年春。又贈書。其略曰。賣馬鬻甲。以過旦夕。炊骨易子之患。復將至。又曰。力竭糧乏。更過旬月。城兵悉為肆中枯魚。當此時。注以江海水。亦何益也。親朝又辭以兵寡。遂叛降于足利氏。親房棄城走歸吉野。

史論曰。親房學植德望。冠冕一時。關城之圍。急於睢陽。而親朝親望。國史纂論 卷之七 二百八十五

之罪。浮於賀蘭進明。親房恢復之志。百折不回。獨以招討為己任。今讀其移書。儼然聲容。恍若相接。苟有人心者。孰不奮發而激厲乎。其子顯家顯信。皆能死節。忠義萃于一門。盛矣哉。

安積信曰。當是時。關東八州。皆歸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過五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親房擁區區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毗蟬蟻子之援。相持九月。乞援結城親朝。親朝貳于尊氏。終不赴救。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強寇。屹為南朝元老。先賢稱為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辭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漢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覲。其用心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皇統於既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紊。

天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髴。先賢以為得春秋遺意。亦非過稱也。嗟乎。若親房謂之文武。良相孰為不然耶。

興國六年。兒島高德。與脇屋義治。潛入京。狙擊足利尊氏。不克。走信濃。巨勢玄仙曰。高德固有文武之才。而南朝不知登庸。惜哉。

頑曰。初元弘帝之遷于海島也。高德欲要路而奪車駕。而不果也。及帝幸船上。而先至勤王焉。自爾以往。竭力於王室。始終不易。雖有功而不酬。有才而不用。未嘗有怨憤之意。尚欲潛身以狙擊大讎。可不謂至忠哉。史稱高德夙好讀書。然則其忠義雖出於至性。亦必有下所得於問學者矣。使之顛沛流離。以死惜哉。

正平二年秋九月。足利尊氏遣其將細川顯氏。率兵三千。進攻河內。距金剛山七里。而舍聞楠正行將攻矢尾城。謀斷其後。慶之。正行探聽。率

兵七百。伴向矢尾。縱火。所在潛還。蔽譽田林。而陣顯氏。望矢尾。煙以爲敵果攻之。乃馳赴金剛山。無復隊伍。比過譽田。正行兵大呼突出。顯氏大敗。奔保天王寺。十一月。正行邀擊山名時氏。細川顯氏於瓜生野。大敗之。餘衆潰走。至渡邊橋。溺者無算。

三年春正月。賊將高師直將兵八萬。侵河內。正行詣行宮。奏曰。曩者先臣正成。展微力。平強敵。以安宸憂。無幾天下復亂。逆徒入寇。終致死於湊川。臣時年十三。遺言遣還河內。欲糾合義旅。殄滅兇逆。俾宇內再歸皇化也。臣年既壯。常恐一旦嬰疾。孤負遺命。方今師直師泰來犯。實臣致力之秋也。若非獲彼首。則臣必授首於彼。雌雄之決。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去。帝引見慰諭之。正行頓首拭淚而出。率衆拜後醍醐帝廟。記從兵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如意輪堂壁。題和歌而去。遂與師直戰。

於四條畷。正行分兵爲三隊。勵衆而進。衆咸感激。殊死而戰。賊兵披靡。師直危急。上山六郎代之戰死。正行得其首大喜。既而知非師直。大怒。追擊甚急。與弟正時身被數創。謂賊將終不可得。乃與正時相刺而死。族屬和田正朝等皆死之。初瓜生野之戰。正行見敵卒多溺水而慙之。使人援之。給衣藥。視養數日。與鎧馬而遣之。敵或感恩來降。及是悉皆從死。

史論曰。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疎屬。皆能力戰死節。闔門爲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教導訓練之効也歟。

藤井臧曰。或曰。張儀有言。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行以其不如者。遽挑戰。功之所以不成也。寧遲緩數年。當待時而圖恢復也。若之何徒

犯兵家之戒。以致傷勇之死乎。恐是非繼廷尉之志者矣。曰不然也。蓋天下者勢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挽矣。當是時。尊氏威猛日隆。較之南朝。不啻鄒楚。況君德不明。人才不足。海內歸心於南朝者。十之一二耳。正行蓋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不幸臥疴。雖悔無益。不如第從父之遺命。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至於其成敗。天也。當爲之事。在。前。豈可豫愛其不成。遂輟以俟。後日哉。廷尉已知先帝之事。不可濟也。斷然授命於湊川。便是以身先之也。正行此舉。曰非繼廷尉之志者。是非知正行者也。

巨勢玄仙曰。余視足利氏。其將仁木細川山名桃井之輩。其弟姪直義高經之族。朝從昏逆。昨日叛今日降。未嘗見有節義者。南朝文官

武將。子子孫孫。守義死節。而朝廷日衰何耶。

禎曰。當是時。天下滔滔。趨尊氏下風者。皆是反覆小人。視勢而進退者耳。而從南朝。終始不變節者。則是天下忠義之士。如源親房。新田義貞。脇屋義助。村上義光。兒島範長。父子名和長年。和田正朝。及楠一侯一門。皆不以死生存亡。易其志。父子兄弟。相繼一志。致力於皇室。其精忠義烈。貫金石。與日月爭光。較之尊氏百萬之夷人。猶爲多矣。南朝忠賢之盛。誠可欽仰也。而其不興。豈非天耶。又曰。楠侯嘗櫻井驛。警正行曰。汝雖幼。勿解于學。年至十五。則專求義理。勿下徒。以識字。記事。爲務。嗚呼。此言也。實楠氏一門忠義之所本乎。楠侯家訓。所尙在學問義理。上。不亦大可敬服乎。

正平五年。足利直義。與高師直師。泰有隙。竊謀除之。不克。剃髮號慈源。

潛出京師。詣吉野。上書請降。大納言藤原實世建言。車駕播越。百姓流離。十餘年于今。皆彼凶豎所為。而今崩盛。乞命。蓋欲藉天威以報私讎耳。宜乘機誅戮。以絕後患。左大臣藤原師基等議。謂直義降則尊氏可平。帝從之。詔直義討尊氏。

禎曰。直義姦兇。莫所不至。窘窮無所容身。乃來歸南朝。納言實世請戮之。以絕後患。其言是矣。而今受之。是養豺狼也。使其得志。則其為後患也必矣。且使弟討兄。納逆而藉其力。悖理亦甚矣。何以正刑憲。且以示大義於天下哉。亡幾直義復叛。其反覆無常固如此。而今不能察之。可謂不明之甚矣。

六年二月。足利直義與尊氏講和。高師直師泰伏誅。七月直義復叛。尊氏北奔于越。尊氏欲往討之。而懼京師空虛。為官軍所襲。屢遣使吉野。

請廢崇光帝。迎車駕。帝不許。時赤松則祐在吉野。尊氏又因則祐請降。帝佯許之。賜詔書。使討直義。尊氏乃使義詮。長子留守京師。親率諸將。發十一月義詮廢崇光帝。及太弟直仁。去觀應號。奉正平號。

七年閏二月。車駕至男山。右近衛大將源顯能。右近衛少將源顯經。楠正儀。和田正忠等。入京師。與細川顯氏。細川賴春戰破之。足利義詮走。近江。四月義詮犯男山。源顯能。楠正儀。和田正忠等。拒戰不利。八月義詮奉光嚴院子彌仁親王。稱帝于京師。百官皆疑無傳國璽。恐難行。即位禮。衆議不決。關白藤原良基獨奮曰。方今國家。以尊氏為寶劍。臣願當神聖。以奉天朝。於是即位。改元曰文和。

賴襄曰。尊氏有事關東。而慮於南朝。來講和。廢其所立。用我年號。請乘輿復闕。雖非出實情。而見其跡。亦以好逆也。奈何佯許。而遂襲之。

乎。曰。知尊氏之詐也。曰。彼以詐可乎。苟知其詐。勿許可也。許而襲之。曲在於我。師壯於直。而老於曲。宜其一勝而終敗也。南朝既有和紀河泉之地。而藩服忠義。東西應援。何必取一彈丸之平安。以失信義於天下。自弄其所恃。以勝賊者。恢復之無成。果誰罪歟。禎曰。義詮既廢。崇光帝而降南朝。於是二上皇廢主。及偽造神器。亦皆歸朝廷。則宜悔過自新。奉車駕而還京師。至誠以盡事君之道矣。而尊氏亦宜與直義講和。而還京師。變逆為順。一意奉朝廷。而朝廷亦命勤王諸將皆休兵。則天下治矣。而義詮復叛。更奉皇子。而稱帝于京師。何其好亂之無窮也。其基以尊氏為寶劍。以臣當神器之言尤妄矣。嗚呼。無神器而立天子。後白河法皇作俑。而後世逆賊倣之。亂之不息。職此之由。可勝歎也哉。

足利直義初無子。養尊氏庶長子直冬為子。正平四年八月。直冬為中國探題時。直義與高師直有隙。師直請尊氏命中國將士攻直冬。直冬走鎮西。以少貳賴尙女為妻。往居其家。九國服從。兵勢大振。石見人三角等亦遙為之聲援。及直義為尊氏所殺。國人皆呼之。直冬走長門。據豐田城。納款於南朝。正平八年九月。以直冬為總追捕使。

史論曰。自神皇馭萬以來。未有以兵抗其父者。保元之難。源義朝斬其父。猶得諉之。王命也。足利直冬。養於叔父直義。得為將領。及直義與尊氏構難。舉兵應之。割據一方。臨其窮蹙。亦効直義之所為。歸順南朝。授總追捕使。藉其聲勢。破走尊氏。悖逆之甚。過於衛軫拒。崩殯。近於冒頓射頭。曼自此而後。有子幽其父者。有逐其父者。遂至有殺其父者。三綱絕而彝倫斁。豈非直冬作俑耶。此王法之所必誅。而

幸其抗拒尊氏。從而獎之。紀綱何由立哉。偏安之業。不振至此。傷哉。青山延于曰。後村上。帝以一旅之衆。僅保吉野。所恃者。名分而已。足利尊氏。擁立新主。號令四海。而不敢犯吉野。其所畏者。亦名分而已。方直義之納款也。使帝能用藤原實世之言。誅之以正典刑。庶張皇威。振紀綱也。而帝不能用。直冬以梟獍之姿。一旦窮蹙。歸身朝廷。以圖抗父。悖逆之甚。罪不容誅。而帝又納之。欲藉其力。以滅逆賊。何其惑也。夫以吉野區區之衆。能使逆賊寒心落膽。不敢抗之者。以名分僅存也。今乃納悖逆之徒。不惟不誅之。又從而寵秩之。是以堂堂朝廷。爲逋逃之淵藪也。其何以能服天下之心哉。向使帝誅二賊。以明大義。天下之人。豈不響應哉。然後命將出師。則逆賊可滅。而天下可平矣。今則不然。賞獎悖逆。惟恐不及。竟使逆賊得以

藉口。自是之後。天下日尋于戈。亂臣賊子。接武於世者。亦由名分紊而彝倫斁故也。嗚呼。爲人君者。可不防其漸哉。

正平十三年夏四月。足利尊氏卒。尊氏度量恢弘。有權畧。見事若遲緩。而計畫分明。特長譎詐。人無窺其際。愛士好施。視金帛如土芥。嘗值八朔。將士獻物。一時頗與悉盡。士亦以此爲其用。初以人心不服。擁立光明帝。事必稟請。及得志。視之如弁髦。廢立出其意。自兵興以來。前後二十餘年。京師爲戰爭之區。宮殿焚蕩。盜賊橫行。死者枕籍。而尊氏將士。日鬪茶飲博。競以奢靡相夸。卒之父子兄弟。日尋于戈。更相吞噬。海內無復寧歲矣。

林恕曰。尊氏之功。輕於清盛。賴朝而其罪相均也。以私怨誅義。貞忌。勇才殺護。良矯詔命。稱將軍。燒大內。屠帝都。峻天子。以兵護之。此其

罪之大者也。唯其所以得天下者。由能用柔也。當時武夫。不處彼則屬此。不從此則從彼。而人皆憚義貞之猛。而喜尊氏之柔。猶如新市平林之兵。厭伯升以立劉玄乎。然讓附直義而鬪牆。委任師直而魚爛。登用直冬而父子相夷。封賞時氏高經直常等。而皆稱語謀叛。其不知人者明矣。唯此柔懦。非統御之才故也。

史論曰。足利尊氏。非有兼人之勇。過人之略。而權謀詐力。足爲一世之雄。譏構護良親王。忌新田義貞。多方以傾陷之。至於兵屢摧衄。奔竄西海。則奉廢主之命。免叛臣之名。擁立光明院。以亂正閏之分。凶狡益熾。再陷京師。幽後醍醐帝。弑皇太子。罪惡貫盈。人神所共憤。而將士景附。爭欲效死者何也。武夫健將。唯見利而不聞義。中興初政。排抑武人。往往失職。天下騷然。思亂尊氏。乘其機而鼓之。割膏

腴而不吝。頒金帛而不顧。使夫憤怨。失望之徒。得以洩忿而充欲。則雖尊氏不臣之罪。不可勝計。亦朝廷自墮紀綱之所致也。

安積信白。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楠正成。英武絕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銳。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霸天下者。特以有權譎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船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挈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寶器。餞之。是愚高時也。高時既亡。帝論功。以尊氏爲三州守護。實爲過賞矣。而猶抱失望之心。戢翼匿爪。伺時釁。護良親王。知其姦。欲誅之。即賂寵姬。橫加譏構。帝不察。捕親王幽之。是愚帝也。後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施私惠。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雖北條氏黨與。皆傾心景附。是

愚_ニ八州將士_ナ也。羽翼既成。將_ニ決_レ意而叛_ト。猶懼_ニ名義不正_カ。誣_ニ奏_シ義貞罪狀_ト。與_レ之相訟。王師方來。則伴發_ニ忠誠之言_ヲ。自遁入_レ寺。截_レ誓_ヲ。弟直義上杉重能等大駭。百方曉諭。又陽爲_レ不得已_ト。遂叛。是愚_ニ直義諸將_ナ也。及_ニ率_テ兵犯_レ闕。爲_ニ王師所敗_ト。倉黃西奔。九州將士爭就_レ之。狂悖復熾。然恐_ニ三軍諱_ニ叛逆之名_ヲ。私請_ニ廢帝之勅_ヲ。以壯_ニ兵氣_ヲ。是非特愚_ニ九州將士_ナ并愚_ニ廢帝也_ト。王師不_レ就。駐_ニ蹕_ヲ於_ニ叡山_ニ。乃詐_テ乞_レ降。回_ニ鸞輿_ヲ於_ニ京師_ニ而幽_レ之。是再愚_ニ帝也_ト。其他天下將士皆爲_レ其所愚弄。世謂_ニ尊氏權譎_ヲ。皆直義所_ニ指_シ。殊不知_レ尊氏愚_ニ天下_ヲ而秘_ニ其機_ヲ。凡罪惡皆嫁_ニ之直義_ト。直義雖_レ黜。亦墮_ニ其五里霧中_ニ。而不_ニ自悟_ト。術亦狡矣。

頑曰。或曰。後醍醐興復_レ之業不能_レ遂焉。尊氏以_ニ兇逆_ヲ反得_ニ天下_ヲ。何也。曰。天厭_ニ皇德也_ト。然則天下何不_レ歸_ニ於義貞_ニ。真正成_レ之徒耶。曰。二子之徒。其志獨在_レ復_ニ皇室_ヲ而已。而帝不能_ニ用_レ之。以興_ニ帝業_ヲ。反_テ尊_ニ尊氏_ヲ。過_ニ二子_ヲ。尊氏虎狼也。而帝傅_ニ之翼_ヲ。於是乎尊氏飛騰跋扈。不可_ニ制_ト。馭_ニ遂繼_ニ鎌倉氏_ヲ而霸_ニ于天下_ニ矣。是帝不知_レ人之過也。雖然。非_ニ天厭_ニ皇德_ト。則尊氏兇逆。何以得_ニ能興_ニ霸業_ヲ哉。

正平二十四年春正月。京師以_ニ足利義滿_ヲ。十四年爲_ニ征夷大將軍_ニ。細川賴之爲_ニ執事_ニ。賴之竭_ニ心輔導_シ。選_ニ士_ヲ之學行醇篤。兼_ニ長_ニ武事_ヲ者。以充_ニ師友_ニ。曰。啓_ニ沃_ニ之。又著_ニ戒法_ニ五章_ヲ。以頒_ニ示_ニ一時_ト。一曰。戒_ニ阿_ニ主_ニ好_ニ。二曰。戒_ニ掩_ニ親_ニ誣_ニ疎_ニ。三曰。戒_ニ不_レ善_レ善_レ不_レ惡_レ惡_レ。用_ニ愛憎_ニ是非_ニ人_ヲ。及_ニ外和柔_ニ而內實傾險_ト。外澹泊_ト而內實多欲。自縱_ニ驕奢_ト。不_レ循_ニ禮法_ト。四曰。戒_ニ無_レ功_ニ邀_レ賞_ト。無_レ才貪_レ祿_ト。徇_ニ私_ニ忘_ニ公_ト。五曰。戒_ニ動_ニ掠_ニ同列_ニ之美_ヲ。自冀_ニ進用_ヲ。及_ニ受_ニ納_ニ賄_ニ賂_ニ妄_ニ薦_ニ非才_ト。凡人犯_レ之者。聽_ニ下_ニ無_レ貴賤_ト。親_ニ疎_ニ互_ニ相告_ニ發_ニ告_ニ者。則有_レ賞_ト。書_ニ以_ニ授_ニ義滿_ト。左

右賴之猶患姦邪之未息乃使髡者六人異巾大刀與義滿及諸將士遊狎詼譎歌舞巧為迎合名曰童坊又曰佞坊士大夫有類其行者則指為士童坊衆辱之士大夫往往耻之折節者頗多。

室直清曰細川賴之世以良相稱之觀其承先君遺命輔幼主奉上御下可謂老成之材矣然知用小術以強君威而曾不知陳善閉邪也義滿非昏弱之主輔翼之以聖賢之道豈不為一代英主哉至其極驕泰肆僭逆則賴之亦不得免其罪矣。

三宅緝明日世多以足利義詮為庸劣之輩不知其深慮遠識實以與二百年霸基也將死擢細川賴之於諸將中委以天下指謂子義滿曰汝事之如父義滿自臨政克奉遺教而賴之亦能盡心輔導多引老成博練之人布在左右俾其朝夕聞見每取節範識日聞而志

日定以致戡亂之威并吞南北如源賴朝驕養其子一再傳而亡豈足與儔哉有邦者勿忽諸。

頑曰賴之之相義滿也薦正士屏佞諛制訓戒以頌士臣欲以匡君德篤士風其於輔導幼主之道可謂盡心但其置佞坊一事則幾乎好奇矣吾聞古之聖人懲惡旌善以為勸戒也未聞教人為不正事以正人心美風俗也且詛譎諂諛者人主之所悅若愛狎親近愛其才能而寵幸之無乃長佞諛之風乎是欲矯士風而反傷之也此雖或一時權宜之所為曷足以為美談邪。

正平二十四年楠正儀降足利義滿請京師始謁義滿義滿命還河內圖吉野建德元年冬和田正武等起兵討正儀二年八月詔發兵討正儀弘和元年正儀歸順。

史論曰。正儀運籌決策。捍禦疆寇。維持偏安之業。頗足尙焉。而遽墜降旗。遂使南朝之勢。摧折而不支。他日將何面目。以見乃父于地下。哉。可謂無耻之甚者矣。

賴襄曰。楠正儀之降於賊也。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差得其情焉。何以得其情。曰。因其跡與年月得之也。後村上之正平廿三年。帝崩。長慶帝即位。先是一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將軍。細川賴之輔焉。後一歲正月。正儀降。先見賴之。遂見義滿。其三月。和田氏族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賴之請救之。諸將不肯。賴之耻其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爲將。後戰鬪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後龜山之天授弘和間。賴之遭讒。見斥。而山名氏入寇。連陷阿紀諸城。而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績。又十年。所正儀蓋既沒。而賴

之再任職。乃誅滅山名氏。間歲而南北之和成矣。初正儀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以爲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辨。何借清氏。唯恐既取復失。耻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賴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爲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於楠氏。欲除南患。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長慶新即位。銳意用武。勅東西諸將。一時竝起。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特爲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亡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南故正儀之爲。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橫塞南北間。以存南而遏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究南向之兵。而過二十年乎。其

被讒也。非曰其庇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賴之矣。不可與謀也。是以復背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下以延殘喘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賴之再入。先警向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強。圖其富貴也。何以前此爲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

禎曰。或謂正儀之降。足利氏爲存南朝也。非真降也。余未審其是否。然正儀一背南朝。而降於賊。事之十三年。雖非真降者。得於清節無玷耶。正儀若欲存南朝。豈別無其道哉。君子之於君父之讎。報之之志。不可一日而忘。鞠躬盡瘁。竭力而後已。如其成敗。則天也。正儀不能確守大義。一降賊。而千載不免失節之名。不亦可爲補氏深惜乎。

弘和五年秋八月。楠正勝出師討足利氏。山名氏清邀之。戰於平尾。正勝軍不利。乃歸。千劔破。此時南軍所守。僅千劔破一城。兵士唯有八百餘騎耳。

八年春二月。畠山義深。陷千劔破城。先是足利義滿。贈書楠正勝。招之。正勝對使者曰。吾知降則生且富貴。然自祖父正成以來。世守忠義。莫有二心。吾雖不肖。猶奉遺訓。守此城。不忍享不義富貴。義滿乃遣義深。攻之。義深絕其糧道。城中食盡。正勝及弟正元等。出城逃。夏五月。楠正元潛行入京。欲狙足利義滿。刺之。不濟。被擒。義滿壯之。使人謂之曰。能改志事吾。則長保富貴。正元泫然流涕曰。南風不競。皇室將傾。而不能扶之。吾輩死有餘罪耳。遂不屈被殺。

巖垣松苗曰。正勝正元。可謂真正成之孫。楠氏父祖三世。爲王室干

城。如三子。實當不可為之時。而猶下藥於必死之病。宋文天祥所謂存一日。則盡一日。臣子之責者也。當時叛君。反覆不義。而富且貴者。不為之愧死乎。

禎曰。南朝之命脉。實存乎楠氏。正元死。而楠氏絕。於是乎神器不得。不歸於北。其勢然也。嗚呼。楠氏之忠勤。亦偉哉。

弘和九年閏十月。足利義滿遣大內義弘。六角滿高。至行在請和。帝許之。於是車駕發行宮。至大覺寺。在嵯峨。儀衛具備。義滿以為非來降之禮。遣使詰之。帝召見使者曰。朕親奉三神器位號。所繫重矣。理當以乃君為子。以傳神器。何來曉曉。於是和議殆破。六角滿高曰。南帝之詔。理致明白。神器未歸。則南帝與天子不當逆命。遂遣滿高。定和。五日帝傳三神器於後小松帝。應永元年。尊南帝曰太上天皇。

禎曰。自後醍醐帝南遷。四傳而至。後龜山帝。南北講和。神器歸于京師。於是南北始一統矣。而以。後小松帝承北朝之統。或有以北朝為正統者。是俗論已。初尊氏之犯闕也。後醍醐帝避難而出京師。於是尊氏惡叛逆之名。擁立皇子而稱帝。是為北朝矣。是北朝之立。出於足利氏之私。而非承先皇之統者。且號令賞罰。皆出於足利氏。天下之士。執兵戈而奔走者。皆供足利氏之驅使。何有於王室哉。朝廷者。徒弁髦而已矣。南朝則自。後醍醐帝。而後世傳神器。以承皇統。建年號。稱朝廷。勤王將士。亦皆竭力王室。犯萬死。以為朝廷討賊。子孫相繼。而忠義之志不變。雖播遷式微之際。皇威之存。獨於南朝。見之矣。視之於北朝。受制於將府。而徒擁虛器者。猶自有具天子之氣象矣。後龜山帝對足利氏之使曰。當以乃君為子。以傳

神器六角滿高曰。神器未歸。則南帝與天子也。此言凜凜。有不可犯者。其爲正統。又何疑焉。嗚呼。神器歸京師。南北一統。於是天下之權。復盡歸將府。而皇威益以不振也。悲夫。

應永元年冬十二月。足利義滿辭征夷大將軍。其子義持代爲征夷大將軍。義持年甫九歲。是月義滿拜太政大臣。二年四月。義滿辭官削髮。稱道義。儀擬乘輿。其入朝也。朝貴諸臣皆下殿。踰階道義所親近者稱之曰昵近衆。白官畏之。

禎曰。王室陵替既極。武將代興。其勢不得不至於此矣。向者後醍醐帝之恢復王室也。不能收天下之大權。而歸之于朝廷。舉紀綱振皇威。以復先皇之舊。而再失天下。可勝歎哉。雖然。王室衰弱。非一日自非剛明英特之主。何以能起衰運於不絕如綫之日哉。保平以

降。天下大亂。世運一變。天子守虛位於上。將門爲政於天下。規模一定。不可復變矣。蓋有邦家者。不能當天下未亂。海內無事時。察幾審微。而夙戒遠慮焉。而至於勢積不可復救。則悔亦何及。聖人履霜之戒。嗚呼。微哉。

應永五年。義滿定三管領四職。斯波細川畠山三氏互任管領。稱曰三管領。山名一色赤松京極四氏。迭爲侍所別當。稱曰四職。山名一色土岐赤松京極上杉伊勢七氏。總謂之七頭。鎌倉亦倣之。上杉氏稱管領。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宇都宮那須八氏稱八館。

源君美曰。義滿此舉。擬皇室所謂五攝家七清華也。皇室之有攝家。是乃朝廷之衰。而攝家之分五流。又其衰也。義滿倣衰世之政。實不學無術之過也。而幕府之衰。亦基于此焉。義滿驕侈。動輒僭擬皇室。

之禮。其無知妄作。徃徃如此。

應永十五年夏五月。足利義滿薨。年五十一。稱鹿苑院。詔贈太上皇號。義持辭不受。

青山延于曰。孔子曰。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自源賴朝遙執朝權。朝廷大事。皆取決鎌倉。甚至廢置天子。建兩宗。迭立之議。卒致元弘之亂。及足利尊氏擁立天子。據京師。以執大權。公卿大臣皆仰其鼻息。逮至義滿。驕僭滋甚。殆擬王室。其薨也。朝廷贈以太上皇之號。陵替之甚。自古未之有也。設令義持受之。朝廷幾并名器而失之矣。幸而義持不受。能守臣子之分。使姦宄絕覲覲之心。厥後天下大亂。干戈相踵。然而世竟無有請隧問鼎者。朝廷之尊。萬古如一。神州之所以冠萬國。可見。

賴襄曰。義滿驕侈跋扈。僭擬乘輿。通信外國。稱日本國王。分舊臣門族。以倣攝錄。清華。欲并名實。而有之。朝廷擬其贈號。以太上天皇。雖無稽之甚。貽笑千古。而義滿素心所蓄。亦可以見矣。其早世不終志。可不謂我邦之幸哉。

國史纂論卷之七終

國史纂論卷之八

長門 山縣禎 編

應永二十五年春正月。大將軍源義持殺弟義嗣。初義滿鍾愛義嗣。欲令義持讓職。累官至大納言。會義滿薨。不得嗣職。怏怏不樂。及上杉氏憲構亂鎌倉。叛其主源持氏。潛與之通謀。既而事泄。亡命爲僧。義持遣人索捕。幽之於林光院。至是殺之。

永井定宗曰。古人立子。以長不以幼。弟雖有功。不敢先於兄。古今之通義也。況於無功乎。義滿溺私愛。使弟勢踰兄。縱驕之。以至是。義嗣之反逆。義持之殘忍。實由義滿失親愛之道。如義滿。可謂啓禍端者矣。

禎曰。自古人情多鍾愛季子。於是乎寵過嫡長。漸釀僭奢。遂使兄弟

不相容。其勢至於必相殘害而後已。如鄭武姜之於叔段。衛莊公之於州吁。其寵之適所以禍之也。故聖人明嫡庶長幼之分。垂少陵長庶匹嫡之戒。其旨深矣。

初後小松帝時。筑紫商賈肥富。歸自明。陳兩國通信之利。於是義滿以肥富爲使。始通信書。明主允收。使僧天倫來。終義滿之世。聘使往來不絕。應永二十六年。明使復來。義持使僧西堂諭之曰。曩者我先君。惑肥富之言。猥通外國。自後神人不和。雨暘失序。先君亦尋即世。遺命怒諸神祇。永絕外國之通問。去歲既諭以此意。而今使者至。蓋前諭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圉。是實我所不知也。當命沿海之吏。禁止之。使者請見。義持辭曰。隣國通好。而安邊利民。非不欲也。然而寡人所以不肯接使臣者。抑亦有說焉。先君得病。卜之曰。諸神降詔。神又憑人曰。

我國自古以來。未嘗稱臣外國。比者違前聖之制。受封爵而弗却。所以致疾也。於是先君大懼。誓於明神。以無受外國使命。使子孫固守遺命。其後行人至。寡人未以前言諭使臣。故不得已而見之。及使臣歸。使僧堅中諭此意。不知未達乎。去歲使人復來。亦使僧等特諭之。今使臣歸。國宜以此意達爾主矣。往昔元兵百萬來寇。溺死海上。豈直人力哉。蓋亦神助也。今聞將下以使命不通爲辭。用兵來伐。因使我高深城池。我固不要高城深池。除道而待之而已。來書又曰。使臣之至。拘留殺戮。聽所爲。噫。是何言也。吾只要彼此不往來。各保封疆。民至老死。而不知不相亦可乎。

頑曰。嚮者義滿稱臣明國。受其封爵。以爲榮。是貽臭千古者也。義持絕其通好。却其使人。辭嚴理直。得待外國之體。可謂雪前世之辱者。

永享元年秋九月。源義教捕楠光正殺之。光正稱五郎左衛門。削髮稱常泉潛匿南都會義教至南都。光正欲伺間狙擊之。至是被收。臨刑從容作詩歌。觀者歎惜。

禎曰。光正未詳其父祖。然楠氏之族。必於廷尉有系屬矣。嗚呼楠侯。精忠義烈。至子至孫。若兄若弟。相貫如一。何其盛哉。自古盛德之士。父子相繼者鮮矣。况闔族數世。不變其節。如楠氏實曠古之所罕。足以爲我大東之光輝矣。

永享四年。源義教遣使于明。其書曰。欽惟大明皇帝陛下。四聖傳業。三邊乂安。勛華繼體。從昔所希。宣光中興。不圖復覩。貢茅不入。固緣弊邑多虞。行李往來。願復治朝。舊典是以。謹使某人。觀國光。伏獻方物。五年。

明主遣內官雷春等報聘。

青山延子曰。義持遵奉遺命。絕明通聘。辭義嚴正。有足稱者也。而義教又遣使通聘。不啻負其父遺命。寔失國體。其後義政效尤。卑屈稱臣。抑又甚。

巖垣松苗曰。義教失禮於本朝。而私遣使于明。尊敬外國如此。其昧義理深可慨歎。噫。爲將相者。可無學術乎。

禎曰。當是時。遣外國書翰。皆命緇流。而緇徒不辨國體。務自卑屈。以取辱於外國。然亦爲上者。不學無術之過也。至如義政贈明主書。稱臣。且用彼年號。則又滋甚矣。

初大將軍義持。以其子義量死。無嗣。約以源持氏關東爲嗣。及義持薨。而管領畠山滿家等。忌持氏難制。更議所立。詣石清水祠。探籌。遂奉僧

義圓弟持立之。義圓還俗。名義宣。後更義教。持氏由是意懷不平。與義教有隙。永享八年。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與村上賴清爭封疆。義教遣兵討村上。持氏將出師援之。執事上杉憲實諫曰。守護將軍所置。而出兵擊之。此叛將軍也。不納。九年。持氏命上杉憲直伐小笠原氏。鎌倉流言。持氏令憲直討憲實。憲實家兵聞之。來集。持氏乃往。憲實家諭之。令憲直父子屏居。又以一色直兼殿。憲實逐之。十年六月。持氏將冠其子賢王。曰。我將循義祖義家故事。加冠於八幡祠。憲實曰。宜遣使京師。請名於將府。持氏不聽。遂冠賢王於鶴岡祠。名曰義久。託慶冠禮。徵兵諸國。鎌倉傳言。謀因憲實入賀。殺之。憲實稱疾不出。憲實家老長尾芳傳等。主講和。千葉胤直。上杉持朝。亦諫罷兵。持氏不納。憲實歎曰。我何罪。欲必殺之。唯自殺。可以明志耳。乃抽刀欲自殺。眾趣持奪之。因勸憲實。

使就國。遂奔上野。持氏兵追之。衆欲戰。憲實不可。持氏自將兵出陣。武藏高安寺。留三浦時高。守鎌倉。於是義教奏請討持氏。詔許之。乃遣上杉教朝。上杉時房。東征。坂東將士多叛。持氏三浦時高亦叛。而放火於鎌倉。憲實出陣。分倍持氏兵。連敗。乃引還。鎌倉入永安寺。別髮。曰。道繼。憲實遣使京師。請宥持氏。十一年春。義教命憲實殺持氏。憲實請令義久襲職。義教不聽。上杉持朝。千葉胤直。率兵圍永安寺。持氏父子及叔父滿定。皆自殺。憲實召弟清方。於越後。襲己職。別髮。號長棟。夏六月。詣長春院。拜持氏影。垂泣曰。臣無他心。天實監之。乃挺刀刺腹。為其臣所持。不果。輿而還家。既而創愈。遁藤澤。

永井定宗曰。憲實為昏主。盡忠。始終不渝。雖諫不聽。枉受譴責。然不敢怨。自引咎。將自殺者數矣。雖古忠義之人。孰能出其右哉。惜乎先

使持氏爲賢主。憲實輔佐之。則國家又安。亂由何起哉。持氏昏闇。追放諫臣。姦邪得志。使持氏長惡。重不義。家亡國破。流污蹟於千歲。豈不哀哉。

青山延于曰。方憲實之諫持氏也。君臣之際。嫌隙稍生。及其震端已啓。欲自殺以明其志。何其烈也。然原其終始所爲。權謀詭計。有不可掩者矣。蓋其稱兵抗君。恐其臣之叛己。陽爲窘迫就死之態。以激其臣而已。不然匹夫匹婦。猶能引決。憲實而不能死手。足以知其伏刃之非本志也。此豈古人所謂欲蓋彌彰者歟。

禎曰。持氏驕慢不軌。信讒邪。嫉諫輔。將殺之。而後已也。其亡身滅家。固宜矣。憲實屢諫其君。將納之於軌度。不可謂不愛君也。然其恃權依勢。擁兵以抗其君。失臣道亦甚矣。若以古忠義之人擬之。則過也。

而如下義。致命。憲實殺持氏。則是使臣弑其君也。其所令如此。他日不免弑逆之禍。不亦宜乎。

憲實好學。其在職也。撫民愛士。大得人心。其邑下野。足利有學校。傳言小野篁之所創。衰廢歲久。憲實繕修之。爲置土田。以養生徒。又購書籍。以充之。以故生徒日盛。當干戈騷擾之時。藝文掃地。而足利之學校。獨著天下。

青山延于曰。憲實才略絕人。向使持氏用之。則其所爲必有可觀者。也。惜乎持氏暗劣。不能用其計。遂使之激成禍亂。憲實之叛。雖出於窘迫。不獲已之策。然其舉兵據國。何以免不臣之罪哉。然其修營舍。興文學。其功亦不可廢。五代時。馮道鑿板五經。天下偉其功。論憲實者。不以人廢其功。可也。

嘉吉元年夏六月。赤松滿祐弒大將軍源義教。時赤松貞村得寵。義教欲以滿祐所領播備美三州與貞村。滿祐子教康以告滿祐。滿祐恐患稱病不出。會鎌倉平。諸將各饗義教於其家而慶焉。教康亦請義教而饗之。設雜樂。伏兵。宴酣伏起而弒之。教康與滿祐火其第。奔播磨。禎曰。義教嘗殺一色義範。土岐持賴也。天下以為冤。世傳義教屢夢二人為祟。至是又臨水。見二人影。心甚惡之。遂遭害。此言雖未足必信也。而如其殺義範而奪其妻。暴亦甚矣。且如殺持氏而及其幼子。究索其弟義昭而必殺之。亦何殘忍也。天道好還。則好殺之報。雖有遲速緩急。必不可得遁。亦有其理焉耳。

嘉吉三年九月丙寅。藤原有光反。犯闕。帝避亂于左大臣藤原房嗣。第初有光為院執事。及後花園帝嗣位。得罪禁錮。既而逃亡。時南朝皇族。

為萬壽寺僧。稱金藏主。有光擁立之。稱帝。欲再興南朝。議曰。無三神器。則不可成帝業也。於是夜率兵入禁中。縱火殺掠。帝幸房嗣第。賊取三神璽寶劍而去。遂據延曆寺。移檄集兵。戊辰遣兵討之。誅有光及金藏主。賊徒棄寶劍於清水寺後門。僧徒獲而上之。唯神璽為賊奪去。時廷臣坐之見誅者甚衆。

禎曰。壽永中。安德帝之蒙塵也。後白河法皇立。後鳥羽帝於京師。是國有二王也。後醍醐帝之播遷也。北條高時立。光嚴帝。足利尊氏立。光明帝。是皆倣尤者也。自此之後。南北日尋干戈。戰爭不已者數世。弘和。中。南北始講和。皇統歸於一。而後天下定矣。雖然。爾來有奉小倉宮。後龜山而作亂者。有謀盜神器以興南朝者。州郡所在。往往集兵以圖不軌者。皆以興南朝為名。自尊氏立。二帝以

啓爭端其禍蔓延於天下後世如此。蓋後白河法皇作備而高時尊氏傲尤。其罪不亦大乎。

寶德元年春正月。大將軍源義政。以源持氏子成氏。小名永。為鎌倉管領。上杉房定輔翼之。上杉憲實聞之。不自安。剔髮為僧。巡行諸國。其少子龍若尙幼。在伊豆民家。義政使其家臣長尾景仲輔之。居山內。改名憲忠。襲執事職。時上杉顯房居扇谷。太田資清輔之。於是景仲資清頗擅威權。享德二年。景仲資清作亂於鎌倉。襲成氏。成氏奔江島。景仲資清追躡。至由井濱。千葉胤直。小田持家等擊破之。景仲等退還。憲忠素不與謀。聞之大驚。亦逃七澤山。時憲忠叔父道悅居駿河。來見成氏。為分疏之。成氏還鎌倉。義政遣僧龍西堂和解之。於是憲忠亦還鎌倉。三年冬。成氏與結城成朝里見義實謀襲憲忠而殺之。

青山延子曰。長尾景仲。上杉氏之謀臣。以智略見稱于世。然觀其佐憲忠叛成氏。蓋其意欲使之行篡奪也。自是關東大亂。禍及數世。夫戰國權謀之士。唯譎詐之務。而不知大義。斯亂之所以益長也。若景仲者。真可謂傾危之士也。

初。島山持國。後稱無子。以弟持富為嗣。後生子義就。遂以為嗣。任伊豫守。於是家臣樹私黨。欲立持富子政長為嗣。細川勝元素助政長。政長竊出。匿於勝元家。山名持豐。後稱宗。亦黨政長。享德三年秋八月。義就欲攻政長。為防戰備。義政令諸將率兵衛室町邸。政長夜縱兵火。近邑攻持國。家持國避難。從弟義忠家義就奔山名教之家。教之不內。遂投遊佐國。助家翌日火其宅。奔伊賀。持國移居建仁寺西來院。政長黨遣兵迎持國。歸其第。勝元等請令政長嗣家。義政許之。康正元年春三月。持

國卒。畠山義忠請召還義就。義就遂還京師。政長出奔大和。青山延于曰。畠山持國既立其弟爲嗣。而又立其子。此啓爭端者。持國也。義政宜裁其是非曲直。以正典刑。而依違鶻突。苟從其請。以成其私心。此啓亂階者。義政也。請管論之。夫持國既襲本宗。則承嫡統者。政長也。而持國舍嫡而立庶。義政之從其請。固非也。方義就之走也。義政使政長襲本宗。既而又召還義就。此非啓亂歟。且觀其終始所爲。黜陟出於喜怒。昇沈係於呼吸。是非賢亂。皂白顛倒。使天下之人不知所適。從自後立義親。而又欲立其子。竟致應仁之亂。宜矣。寬正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兩日並出。二月地大震。時比年水旱。加以兵革。天下凶荒。道殣相望。而義政大營第宅。窮極靡麗。令四方輦致奇樹巨石。民疲其役。帝園後花開而憂之。賦詩賜義政曰。殘民爭採首陽薇。處

處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綠爲誰肥。義政爲之罷役。禎曰。當是時。天下之政權全歸將府。而武將不知爲政。天變人害。漫不之省。極奢疲民。而日速衰亂焉。天子有憂民之志。而權移既久。拱手不能復有爲矣。事理顛倒如此。又將如之何。抑亦天哉。

應仁元年。山名宗全。細川勝元。構兵。各聚其黨於京師。攝津河內和泉土。佐讚岐阿波淡路參河紀伊越中隱岐出雲飛騨播磨備前美作安藝若狹之兵。十六萬餘。屬勝元。但馬備前備後伯耆因幡石見美濃尾張遠江伊勢大和近江周防長門之兵。十一萬餘。屬宗全。勝元陣東京。宗全陣西京。日。日交戰。互有勝敗。自此數年。京師爲戎馬之衢。公卿第宅。京城內外人家。神祠佛宇。皆罹兵火。朝廷諸家舊記。亦多灰燼。搢紳避亂逃散。朝廷衰替。自古未有也。諸州其黨亦各起兵相攻擊。文明五

年。勝元宗全相尋病死。其黨猶在京相聞。天朝幕府命令不行。

賴襄曰。足利氏之封建子弟舊臣也。不知制本末輕重之勢。是以纒能偽定。一時而反者如蠅毛而起。至其中葉以後。天下禽奔獸遁。不可復制也。所謂尾大不掉者也。如彼三管領。皆據大封者也。既與之以土地人民之富。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授之以權柄之要。是奚異于傳虎以翼。歟。應仁之亂。是其所由起也。然其爲之者有故焉。彼其初計奪王家中興之業。故濫賞侈封。務充其欲。不復計其後。以苟取天下。天下已集矣。而不可裁抑。一有所問。裂眦而起。無足怪者。充彼之欲。以濟我之私。彼知我私。而以其功邀於我。我何以制之哉。蓋足利氏。以土地人民。餌天下之豪俊。而不能製之。并其餌而失之。亦可哀矣。故彼急於取天下。而爲苟且攫竊之計者。未有不貽禍於子孫者上

也。

禎曰。視足利尊氏父子兄弟之間。或背或合。唯利之視。知有身而不復知有父子兄弟矣。是以子孫相承。親親恩薄。視骨肉猶仇讎也。而群臣亦倣之。天下滔滔。無復倫理。以馴致應仁之亂。干戈日尋。猜相聞。人皆化爲虎狼。豈不悲哉。

義政造第於東山。居焉。勅賜號東山殿。使狩野祐清。畫瀟湘八景於殿內。命五山僧徒。題詩於其上。集古器名書。屢設茗宴。以遣世慮。茶人周光之徒。尤見親近。自是之後。茶事盛行云。

源君美曰。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伊訓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下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誠哉此言。人主有一于身。足以亡邦。家况義政兼備。而盡有之乎。當是時。天下大亂。足利氏竟以亡。是非天為孽。自為孽。不可道者也。而今人不知微尤之戒。尙有慕其風者。何耶。

青山延于曰。在昔唐陸羽。以好茶聞于世。自是之後。高人逸士。遺世絕俗。肆志山林者。往往愛賞。不置。然未有王公大人好之者也。至本朝源義政留意茶事。而茶人周光之徒。迎合其好。剽意出奇。自後轉相倣倣。遂有茶家者。流至豐臣秀吉。尤好之。於是乎宗易之徒。益加文飾。茗飲甚盛。至今王公大人。競相尙慕。一器之微。至費千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夫古之好茶者。清簡寡欲。脫略世務。以為方外之遊。而今之諸侯。驕奢多欲。蕩盡貲財。以供無用之事。若飲之為害。吁亦甚矣。義政暗懦。為強臣所牽制。退隱東山。優游玩愒。以泄其不平之意。而至于流毒後世。為人君者。可不以為戒哉。

文明十八年秋八月。上杉定政殺其執事太田資長。道灌稱初定政以封地狹小。常屬顯定。山內上及資長相之。內脩國政。外總軍旅。撫民愛物。將士畏服。兵威日彊。顯定忌資長欲除之。使人為間。定政信之。至是召資長于糟谷殺之。資長臨死。作和歌。聞者哀焉。

青山延于曰。孟子有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古人君。以讒間殺其臣。未有不危其國者也。故子玉死。而楚國弱。伍胥死。而吳王亡。檀道濟死。而劉氏衰。斛律光死。而隋室傾。岳飛死。而宋師燼。凡此數君者。皆自破其干城。以資敵國。不徒取笑一時。亦足以亡其身。而危其國也。上杉定政任用資長。國富兵彊。威震關

東及一旦聽讒殺之。人心瓦解。疆土日蹙。卒為北條氏所并。此理之必然。何足怪哉。

延德二年春正月。大將軍源義政薨。

賴襄曰。尼利義政。可謂喪其志者矣。以八歲童子為諸將所奉立。在職二十九年。乃讓位於其子。以就安。又十九年而終。通前後四十八年矣。而集我邦前後無比之大亂於此四十八年之中。輦轂兵燹。蕩為廣野。七道之內。無無戰者。誰致之歟。史稱。義政驕逸。窮極奢靡。至下花亭之薨。費六十萬緡。高倉第之障子。值二萬錢。其他稱之。上下相倣。競以侈麗相尚。是以民賦日倍。橫歛苛征。戶耗田蕪。故事。借富商金者。義滿時。歲四次。義教歲十二次。至於義政。月八九次。又舉稱貸不償之令。號曰德政。故事。每有大儀。謀諸侯。助役。築五六年一舉。猶

病難給。義政時。五年而九舉。是以公私共困。怨讎四起。義政乃日恣淫樂於內。天下之政。委之傳宣之臣。及妾媵僧尼之屬。請謁公行。號令抵牾。而外朝大臣。結黨相軋。見上令不便己者。持其曲直。公然罵詈。而不從。紀綱壞廢。威權墜地。而讓職之明年。贈書朝鮮。求勘合印信。以求海外。書畫珍寶。尋築別業於東山。興銀閣。其中有人心者。而可。能乎。義政竭海內以自奉。以致大亂。而不懲。又欲竭其未竭者。夫天託一人。養萬民。非取萬民養一人也。故明王必躬勤儉。以恤天下。懼負天託。而取其譴也。天子且然。况代天子宰天下者乎。奪民所以生活。以資己逸樂。而有亂哉。

禎曰。王室之失道。自白河。鳥羽。至于後白河。而極矣。於是權歸將門。祿去王室。將門為政。二百餘年。足利氏無道。至于義政。而極

矣。於是祿亦去將門。威權下移。英雄割據。天下力爭。以至于亡矣。自古有邦家者。未嘗有不失道而亡之者也。前鑒往蹟。昭昭乎。後之人主。宜讀史而留意於此。警懼修省。以防亂於未萌也。

延德三年夏四月。足利茶茶丸弑其父政。知初政。知有二子。長茶茶丸。次義遐。義遐後妻所生也。政知鍾愛之。欲立為嗣。錮茶茶丸於別室。令人守之。茶茶丸伺守者怠。潛出幽室。刺殺繼母。遂率其黨攻政。知政知自殺。義遐奔駿河。

禎曰。吁嗟天下之無君也久矣。亂臣賊子繼踵而不能誅之以正典刑。可謂有君哉。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君而不得為君之道。雖有之猶亡也。蓋足利氏以悖逆取天下。不知明倫理而施教化。是特姦賊之雄。何君道之有。子孫衰替。遂致天下之大亂也。固

宜。

明應三年秋九月。三浦義同弑其父時高。初時高無子。養上杉高枚子。義同為嗣。後生一子。欲逐廢之。義同潛逃總持寺。家臣多從之。小田原城主大森實賴亦助義同。義同起兵。數與時高戰。至是襲時高於新井城。時高自殺。

青山延子曰。三浦時高初受持氏之命。守鎌倉。及上杉持房來討。不翅不能死之。至倒戈以攻義。久其不忠不義。天下之所不容也。卒之父子構難。身死國亡。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明應九年。參河安祥城主松平親忠卒。親忠性寬仁。愛物。剪除鄰敵。漸開基業。嘗謂其臣曰。我勞心國事。公平是務。然國多冗費。是我所愛也。其臣曰。臣等微賤。猶且多費。况於國乎。君好施與。民蒙其澤。費於何有。

親忠曰。非此之謂也。夫有一國者。養一國之人民。厚祿重賞。以勸有功。非所謂費也。吾之所憂。賢才沈伏。而不能舉。佞邪顯達。而不能退。徒費厚祿。以養素餐無用之士。此之謂元費。若夫祿賢賞忠。何費之有。聞者歎服。

禎曰。國家之政。百揆之務。非一人之力所能辦理。故古之聖賢。莫不以得賢為務矣。是以上有明主。則下必有賢佐。風雲相會。以成至治之功也。親忠舉賢退邪之言。可謂知為君之要矣。豈可與戰國權譎之流。同日而語哉。宜至其子孫。賢哲智勇非常之士。雲興龍騰。以展股肱之力。竟啓太平無窮之鴻基。豈徒然哉。其家法之有素。可以知矣。

永正四年夏六月。細川澄之。弒其父政元。初政元深信愛宕神。居常齋

戒。不近婦人。好行幻術。以故年四十無子。家臣患之。勸政元。養關白政基。子澄之為嗣。與之丹波。既而又養同族元勝。子澄元為子。時政元益信奇衰。喜怒無常。其臣藥師寺長忠。與香西元長。謀將廢澄元而立澄之。時澄之亦怨政元。乃潛與元長等謀逆。至是政元齋居。乃使人就浴室弒之。澄元奔近江。秋七月。澄之至自丹波。義澄命為政元後。八月。細川政賢等。攻殺澄之。及元長長忠。

禎曰。政元不脩人道。而信鬼神。好行奇衰。其取死宜矣。義澄為天下之主將。不能討亂臣賊子。反命之。其職亦何失道之甚也。自此而後。將府益衰。其身且不能保。而海內分裂。豪傑割據。天下益以大亂。悲哉。

天文五年甲斐。守護武田信虎出兵。信濃。攻海口城。城堅不可拔。會天

大雪。信虎解圍而去。其子晴信請嚴強而後許之。兵載三百。後大軍數里止舍。親警其兵曰。勿釋甲。勿卸鞍。食於馬而後食。五更即發。唯吾所嚮是視。兵皆竊嗤之曰。風雪如此。何警為。五更晴信即發。還向海口。冒雪馳。昧爽抵城。城中以為信虎解去。散遣士卒守兵甚少。晴信分兵為三。自以一隊入城。二隊揚幟城外。應之。城兵不測其衆寡。不戰而潰。乃斬城主平賀源心。以其首歸獻。一軍大驚。皆服其智勇。信虎不憚曰。宜守城報捷。舍城而歸。怯也。

禎曰。晴信逐其父。又殺嫡子。攻其姉子。而奪之國。又殺人之父。而妻其女。悖逆無道。真是禽獸而已。然機智膽略。善用兵。戰克攻取。大拓疆土。敵國畏其威。後世言兵者。皆祖其法。所謂太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者也。若使其在有道之世。則安能免明王之誅哉。以其生乎亂

世也。得能用其所長。以播名後世。亦可謂幸矣。

天文七年春三月。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自立。先是信虎愛次子信繁。將廢晴信。使人言之曰。汝宜往駿河。講習技藝。其意欲逐之。立信繁於。是信虎如駿河。使信繁守國。幽晴信於甘利氏之家。晴信密與板垣信形。飯富兵部謀。將自立。使人致意駿河。守護今川義元。義元以謂信虎悍而難制。不如擁立晴信。彼必服屬於我矣。乃許諾。至是晴信逐據甲府。拒信虎而不納。信虎留於駿府。

青山延于曰。應永以後。真可謂亂世哉。臣弑其君。君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鬪。尋干戈者有之。而天子不能誅。將府不能討。是亂臣賊子所以繼踵而起也。武田晴信之距信虎。甚於衛鞅。其滅絕倫。理罪亦大矣。假令義元論晴信以大義。諫信虎待之如初。庶可以全

父子之恩也。義元計不出此。反助其逆。徒知黨之之為利。而不知其國為之所并。甚哉權謀詐術之為害也。

禎曰。豺狼之噬人。蜂虿之螫人。人皆拒之。而不近。所以避其害也。晴信將逐其父。何有於他人哉。此毒螫之大者也。而義元黨之。何其不知人之甚矣。宜乎國終為其所奪也。

武田晴信。耽宴樂。喜詩賦。不視國政。群臣莫敢諫。板垣信形稱病不出。潛招詩僧。學為詩。性敏捷。不數月能之。一日出陪筵。請賦詩。晴信不信。強請而可。乃求題賦詩。辭理可觀。晴信大驚。授以新題。立成。晴信大悅。於是信形諫曰。詩賦固可喜。然廢事妨務。夫為君者。要在於治國。撫士。往者先君以亡道。遂致廢黜。今君驕恣。抑亦甚焉。今而弗悛。必蹈覆轍。臣直言犯顏。甘就顯戮。晴信納之。

藤井臧曰。易云。君子以同而異。蓋同者合其體也。異者其心異也。信形之於晴信。先同其嗜好。以得相親。而後格其非。不亦同而能異乎。苟不能然而徒直言強諫。則何能入之。如是其易哉。後之欲攻其君之蔽固者。可以師法焉。

禎曰。晴信之逐其父。而自立也。板垣信形實與其謀。夫惡莫大於逐其父。而信形不能於此時諫之。反黨其逆焉。而今諫其喜詩賦。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細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不知義理輕重如此。雖有忠諫之言。亦不足尚焉已。

天文二十年秋八月。陶隆房弒其主大內義隆。初義隆領山陽鎮西兵權。國富兵彊。位踰父祖。意稍驕恣。好和歌茶誼。不恤國事。紀綱日紊。隆房數諫弗聽。相良武任以佞媚得寵。與隆房爭權。不相能。數譖隆房。義

隆信之。竟疎隆房。隆房怨之。還其邑。稱疾不出。密為叛計。隆不以為意。會賓客。日夜宴樂。甲申。隆房率兵。徑襲山口。治所。義隆狼狽出走。赴長門大寧寺。隆房追圍之。義隆父子皆自殺。大內氏亡。

是歲關東管領。上杉憲政。奔越後。其臣目方新助。九里采女。捕憲政。子龍若。降北條氏。康氏康殺之。初。憲政恃其豐富。極奢侈。荒酒色。菅野大膳。上原兵庫。以詔佞。見寵。恃勢專權。恣為威福。以是將士離心。竟以至亡國。

頑曰。大抵人主。藉先世之豐富。縱嗜欲。而極侈靡。於是手邪佞之臣。乘其機。投其好。阿諛迎合。以固其寵。因恃寵而擅權。離間群臣。結怨於衆。以釀禍亂者。自古而然也。故古今人主之喪國家。大抵由寵幸之臣者多矣。如大內氏上杉氏皆是也。故人君之道。以絕嗜欲。為大。

澹泊無為。示之以寡欲。邪佞由何而入耶。

弘治元年秋九月。毛利元就。擊陶晴賢。名隆房。更於嚴島而破之。晴賢伏誅。初。晴賢弒大內義隆。迎大友義鑑。子義長。立之。為嗣。自專威權。元就欲討晴賢之罪。以其威焰方熾。未遽發。用次子隆景之計。遣使京師。上書請討晴賢之詔。天皇許之。元就築砦嚴島。將以誘致晴賢。謂人曰。晴賢若拔嚴島砦。我軍必無利矣。晴賢聞而大喜。乃將兵二萬餘。至嚴島。元就自率精兵三千餘人。進陣海濱。壬戌晦。夜大風雨。元就命上船。士卒震怖。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燈于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使舟子回舟。以示必死。乃以吉川元春為先鋒。直襲不備。晴賢兵大潰。赴水溺死者無算。晴賢走至海濱。無舟。不得濟。為追兵所逼。遂自殺。

賴襄曰。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呶毆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鄰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為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順。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元就後滅尼子氏。領山一。

永祿二年夏四月。齋藤義龍弑其父利政。美濃稻初利政以義龍為庸劣。愛少子。欲立為嗣。義龍怨之。殺其二弟。遂襲殺利政。

頑曰。義龍之弑父。其大逆固不待言矣。而利政本京西鄙人。以善歌

謠。東游美濃。因仕土岐賴藝。將長井某。既而弑長井。直仕賴藝。又逐賴藝。而盡奪其地。其姦譎凶暴如此也。而終為其子所弑矣。夫利政以篡逆而與其臣子亦倣之。勢之所必至。亦何深咎焉。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豈不信然乎。

永祿三年夏五月。今川義元帥兵四萬。侵尾張。攻鷺津九根二城。織田信長將兵二千往救之。馳至中島。義元既拔二城。至桶峽。休士卒。張燕義元曰。尾人當殲於此役也。信長欲進擊之。諸將以兵寡皆諫之。信長曰。義元戰勝而兵老。且侮我不復設備。吾出其不意克之必矣。梁田出羽進贊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獲矣。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先衆馳下。會雷雨昏黑。衆皆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遂斬義元。逐北斬首二千餘。

級。進拔數城。兵聲大振。信長既歸清洲。論功行賞。授梁田以香懸邑。賞過獲義元者。

中井積善曰。桶峽之事。尾之幸。而駿之不幸也。我豈論以成敗哉。然駿之所以敗。亦有自取耳。蓋視其小尾也。可以知其驕矣。視其虐參岡也。可以知其吝矣。既驕且吝。周公之才。尚不足親焉。迺義元氏之不足與有爲者。決也。抑駿之封殖。奕世雄視。關以東。當大有爲之世。擁大有爲之資。而一敗塗地。身膏鋒鏑。亦終於不振。可勝歎哉。青山延于曰。世之論功。大抵以焦髮灼爛者爲上賞。至曲突先見之言。黜而不錄。往往皆然。信長之行賞。先善謀而後首功。可謂善賞矣。宜其興也勃焉。

松永久秀之弑大將軍源義輝也。義輝有二弟。一曰周高。爲鹿苑寺主。

一曰覺慶。爲一乘院主。久秀誘殺周高。細川藤孝奉覺慶奔近江。誓更名義昭。依六角義賢。求入京。屬國有難不果。於是如若狹。又如越前。流寓三年。聞織田信長威名。欲往託焉。使卜人筮之。遇臨之節。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公必歸京師矣。義昭意乃決。使人論信長。信長大喜。迎館之。立正寺。供億甚備。乃遣使招諭義賢。使者三反。義賢竟不奉命。信長討義賢。連戰破之。義賢棄觀音寺城遁去。諸城皆降。江州悉平。遂奉義昭入京師。號令嚴明。秋毫不犯。居民安堵。進攻攝津。伊丹親興率兵來屬。時三好康長守高屋。篠原長房守越水。皆棄城逃。池田勝政出質乞降。自餘城塞皆望風歎附。三好義次。松永久秀乞降。義昭惡其弑逆。欲誅之。信長曰。平治天下。當務撫綏。且彼族疆大。不如合弘以收其用矣。義昭乃止。諸寇悉平。信長班師。義昭拜征夷大將軍。叙信長從五位下。

任彈正忠義昭欲令信長爲管領。朝旨擬以副將軍。皆辭不受。乃令揀取畿內地。又固辭。但置吏於界府。大津管之。辭就國。

中井積善曰。義昭氏之入。義在復讎。信長氏之出。名在討賊。宜直取三好松永。加以顯戮。暴白其罪。以對天下。夫然後足以酬其志。京畿風靡。巢窟既覆。二氏實凡上之肉。何難之有。今乃甘受降容。不復以爲意。夫復讎討賊之實安在哉。是知義昭藉以徼富貴而已矣。信長託以啓雄圖而已矣。志滿欲足。委墜至此。君子以此卜三君之不終。然觀信長恭謙之美。法政之修。猶可以有爲也。唯義昭碌碌。

青山延于曰。久秀之弒逆。罪不容於死。宜肆諸市朝。以正典刑也。奈何慮其疆盛。而宥其大罪。何以服天下。而戒將來哉。遂使亂賊之徒。不知所懼。卒致禍起。蕭牆變生。肘腋亦有所自也。

永祿十一年十二月。武田晴信侵駿河。今川氏真親將拒之。次清見寺。諸將皆叛。應晴信。氏真退保駿府。晴信使人焚之。氏真奔懸川。初氏真嗣職。無復讎之志。溺於聲色。殫極奢侈。嬖人三浦義鎮。稱右衛門。用事。擅威福。由是賞罰顛倒。將士離心。中外憤怨。以至於亡。義元嘗作書。誡氏真曰。若既長。未棄幼志。聞雞走狗。文武兩廢。今而弗悛。其喪邦覆宗必矣。氏真不以爲意。至此果驗。

安積覺曰。自古儉邪小人。誤人邦家。必以奢靡逸樂。盡其君。然後已。得行其所欲也。三浦義鎮。以龍陽之選。逞柔曼之態。藉君寵。以握政柄。說諂壅蔽。無所不至。其志不過窮奢極欲。而拮克漁奪。峻遠二州之民。腴削日甚。今川氏真晏然以爲得良佐。彼所好。我亦好之。彼所爲。我亦爲之。忘父讎。而不能報。將佐內叛。而不能禁。身氏來侵。而不

能禦。及至流離狼狽。遁於懸川城。則義鎮以有私嫌。不從。保花澤城。爲自全之計。割袖之恩。果安在哉。投異豺虎。豺虎不食。百姓報怨。視衣僂辱。而舅氏不啻無渭陽之情。爲封豕長蛇。以肆其吞噬。城郭灰燼。社稷丘墟。賴神祖包荒之量。氏真僅得免死。而爲寓公矣。儉邪之覆邦家。吁可畏哉。

中井積善曰。駿之事。豈足道也哉。當其枕干仰膽之初。業已溺心于酒色。尸位九年。復讎之舉。蹇然亡聞。隨以亂風。繼以巫風。其亡之忽。諸宜矣。今川氏先世。已有庭訓。語意樸實。今尙行乎盲俗。又加以義元規戒之切。寔有先見之明。而氏真懵然。可歎爾。古稱知子莫若父。猶信。

頑曰。人君疎斥君子。而昵比小人。未嘗有不下喪其身。而亡其國者也。

而世或謂小人蠱惑其君。以亡其國。是豈獨小人之罪也哉。蓋國之將亡。天奪之衷。君心先喪。於是乎小人從而蠱惑之而已矣。苟使君心光明正大。則雖有百邪。由何而入哉。君先喪心。而後國隨亡。豈唯小人之罪乎哉。

又曰。信玄不能保其姊之子。攻而奪其國。亦何殘暴也。然既逐其父。又殺其子。何有於其姊之子哉。豺狼之心。亦何足深怪矣。

十二年春二月。信長修二條第一。因其舊址。拓其東北。穿隍。塹。整以鉅石。課畿內及諸國助役。役夫不足。令士卒執番。錘。夏四月。第成大將軍義昭徙治焉。時京師屢歷兵革。皇宮大壞。信長命修治之。令村井道家董役。

頑曰。足利氏之季。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兵爭不已。朝廷幕府。如存如

亡^{スルカカ}誰復知^レ有^ル天子將軍之尊哉。信長佐義昭^ヲ以興將府^ヲ營^シ皇居^ヲ以尊^ニ朝廷^ヲ使^テ天下復知^ル有^ル天子將軍。其功不亦偉乎。信長始興^ル其規模^ヲ出^ニ乎當時群雄之上^ニ。

義昭既徙^ニ二條^ニ謂^テ信長曰。方今兵革未^レ弭。宜^シ留^シ驍將一人^ヲ衛^シ護^ス我^ヲ矣。時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以^テ宿將^ヲ見^ニ任用^セ。議者謂^フ二條^ヲ衛^シ護^ス必^シ以^テ二將^ヲ爲^レ之。既而信長命^シ木下秀吉^ヲ衆皆驚愕。群臣嫉^シ秀吉寵遇^ヲ屢^シ譴^レ之。信長待^テ之愈厚。常曰。用人之道。當^レ擇^レ能^ク否^ヲ。何^レ論^シ新故^ヲ乎。信長知^テ人善任^ス衆^ヲ以^テ此^ヲ服^ス之。

青山延于曰。方天步艱難。群雄雲擾之時。非^シ唯主擇^レ臣。臣亦擇^レ主。故所^レ事得^ル其主。則言聽^レ計從。功成名著。所^レ事不得^ル其主。則竭^レ忠見疑。抱^レ材見黜。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憤歎也。信長之任用^ス其臣。有^レ才必舉。有^レ功必錄。英傑之士。咸得^レ展^シ其智能。秀吉起^リ於寒微。十數年間。列^レ爲^ニ諸侯^ニ。可^レ謂^ニ善擇^ル其主^ヲ矣。由^テ是觀^レ之。雖^レ有^ル忠義智勇之士。非^シ遇^ニ英特之主^ニ。安^ク能施^シ其材略^ヲ哉。

國史纂論卷之八終

國史纂論卷之九

長門 山縣禎 編

元龜元年春正月武田晴信攻華澤城拔之。初今川氏之亡也。小原鎮實獨守華澤不下。今川嬖人三浦義鎮鎮實之子也。亦亡在華澤。至是父子逃高天神。遠以城主小笠原長忠有舊也。義鎮途與鎮實相失。遇土人誰何。告以實。土人曰。是虐民誤國之賊也。乃悉奪衣馬。推擊幾死。既而裸體被苦。達高天神。長忠併父子殺之。義鎮臨死。輾轉號呼曰。剗別唯命。願死一死。削手掉頓之地。以斷其首。聞者彈指。長忠棄尸以餒野獸。

禎曰。自古權寵之臣。非有出衆之智。兼人之才。惟恃寵專權。一時威儀之熾。孰不仰其鼻息。而趨其下。風由是益。擅威福。培克無厭。曾不

知乘怨之叢其身矣。及一旦失權勢也。群起責其惡。倭辱備至。逞其積憤。當是時。垂首掉尾。雖欲以求憐於匹夫奴輩。不可得也。傳云。僻則為天下。僂如三浦義鎮是也。世之恃寵而專權者。可以為深戒矣。六月織田信長。伐淺井長政。戰於姊川。大敗之。初長政與信長婚。信長以妹女也。信長來見。長政變之。成菩提院。其部將遠藤直繼。見信長侍衛甚少。還白長政曰。信長雄才絕倫。其志不小。君與信長。勢不相容。今因其無備圖之。臣一人足以辨之。然後君舉兵攻岐。早可一舉而定也。長政不從。直繼恨其失機。及是潛入信長軍。欲刺信長。為麾下所殺。

青山延子曰。直繼之料信長。有先見之明。然而專弄之計。未為得也。方是時。長政之於信長。非素有纖芥之恨。徒忌其聰明。斃之於鼎俎之間。天下之人。孰能與之哉。且英雄之生。自有定數。以張良之智。不

能逞志於博浪。范增之勇。不快意於鴻門。直繼之策。安保萬全哉。長政之不從。亦足以觀其偉度矣。

初信長相石山本願寺地形曰。是可以城焉。乃使人謂光佐。本願曰。宜見致石山。可易之地。從所請。其必給賞。營伽藍。以依布金之例。光佐以迹似見。遂又恐其食言。羞吝未承命。其徒強聒之曰。吾法之闡揚。拔新者。實係蓮如上人。上人垂迹之地。不容有寸移。光佐遂固辭。使命信長。悉曰。我當以力取之。元龜元年九月。信長出師。將討三好康長。意實屬石山。光佐聞濃師出。廉其情。移書五畿及紀越諸國。一揆舊黨。就寺設塹壘。以自守。末寺門徒。會者五萬餘。信長聲言。攻野田。福島。三好。自天王寺。移軍。天馬。十四日。石山賊五千。取杜口。河。禾。信長縱兵擊之。賊多出銃手。濃人奔死。傷頗多。十八日。濃師再與石山賊戰。復敗。

中井積善曰。織田氏之於一向宗也。始未有意於滅之。特利其土地耳。乃諭以易地。申之以營造。未爲慮之。之暴矣。光佐氏獨狃便安。以轉移爲耻。遽啓兵端。一朝之忿。殃延數歲。彼此之民。肝腦塗地。所在黨與。信誑誘。以嬰誅夷。亦幾千萬。其慘蓋不可言矣。吾聞之也。浮屠之人。以慈悲忍辱爲業。貪嗔殺生爲戒。今而如此。可勝歎哉。頑曰。信長欲奪梵刹。以爲中城地。不情也。彼不聽則已。而欲以兵力取之。則可謂暴矣。是以激彼之怒。門徒奮起。其勢猖獗。濃師屢敗。以損軍威。蓋信長之過也。

九月織田信長在攝津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出兵攻坂本進於大津信長聞之還京師長政義景據叡山信長使諸將圍之遣使招諭僧徒僧徒不從信長素惡僧徒橫肆不持戒飲酒食肉姦淫婦女黷貨黨賊然

以敵兵尙盛優容之。二年秋九月。信長攻叡山下。令曰。此行夷滅延曆寺。使無噍類矣。延曆遷都之初。創斯寺以鎮王城。故諸將僉懷疑懼。信長曰。我倡勤王之師。風纏露漉。殆無虛日。嚮越倉江井作態。我棲之於嶽。髡豎黨之。破律亂政。是國賊非私讎。且其盤據猖獗。非一日。今不誅夷。必貽天下之患。遂分兵四面合圍。縱火燔伽藍。悉捕僧侶。併其所蓄婦女童幼。皆斬之。山谷爲空。乃籍其田。封明智光秀。中井積善曰。昔者浮屠最澄。鼓鬼門鎮護之說。以蠱惑聖聽。關峻嶽。創巨刹。窮土木。殫民力。帶洛控湖。牟其美利。食邑寄田。所在齧牙。徒侶三千。勢踰王侯。坐享富貴。殆八百年矣。其小有所屈撓。輒舉甲要命。塵及風闕者。莫世無之。虎振鳥磔。朝廷不能制焉。使列聖肝食宵衣。或至發鳴水采齒之歎。甚矣異端之害也。天誘其衷。藉手於濃。千

載之頑弊深患。一朝而剷除。不亦快乎哉。今也雖遺址再構。而其勢委靡。非復前日之比。則濃侯嘉惠之所。厚為遠矣。但其暴刑濫殺。發乎恣恚之餘。不免失人君之度。然彼徒稔惡之久。亦自取也已。當時學術湮晦。歐陽氏所謂八尺之夫。勇蓋三軍。而見佛則拜者。天下皆是也。自非確然弗惑。如織田氏者。其孰能與於是。君子詩非采之可矣。

是歲皇宮成。殿堂門廡。悉依舊制。壯麗可觀。繼絕興廢。又散金於都民。收其息。以供大內經費。錫門賦。弛徭役。由是商旅相通。天下大悅。

中井積善曰。濃侯於是乎有禮。禮國之幹也。其勃焉以興。不亦宜乎。頑曰。織田氏之興。蓋有五善焉。尊朝廷。舉廢典。一也。佐將軍。討叛賊。二也。嚴政令。禁貪暴。三也。任才能。錄有功。四也。弛徭役。輕賦稅。五也。

信長雖有蓋世之氣。拔山之力。非有此五善。以服人心。則安得其興之速。如此其勃焉乎哉。

天正元年春二月。武田晴信雅髮稱卒。年五十三。以子勝賴實承誦訪氏。後擬勝賴子信勝為嫡子。權主國事。遺命秘喪。三年。乃豫具空頭華押數百紙。以備四方書問。以弟信綱狀貌酷肖。訪疾者。乃令之暮夜接見。故列國久不審其實。信玄自知取怨多。懼丘墓為人發掘。乃命造石槨。振甲以歛。密沈諸諏訪湖心云。

尾藤孝肇曰。信玄謙信二公。知以兵克敵。而不知以智服人。織田羽柴二公。知以智服人。而不知以德服心。

中井積善曰。嗚呼。信玄逐父以篡國。豺狼之行。其不容誅也久矣。世傳信玄嘗讀論語。未卒數章。拋地曰。是病痛之書。終不復讀。其自羞

之深可知也。然列國恬然通好修盟。初不聞聲罪之舉。時有侵伐。亦唯城地之爭。已名教掃地。哀哉。且以其長于軍事。咆哮猖獗。所向無前。雄飛于山東數十年。自以爲得計。海內引領思欲倣之。亂庸有極。手後世談兵者。祖述其法。肖像尸祝。究其欽仰。亦何心與。善戰者服。上刑。古之制也。矧於凶逆之徒乎。

青山延于曰。武田晴信以悖逆得國。殘虐不道。取怨四方。恐身死之後。敵國來侵。故詭譎百端。以欺天下。但知其智術之可以欺天下。而不知其子之不肖。不足以幹父。壘填土未乾。而閭族夷滅。宗社丘墟。良有以也。

禎曰。世之言兵者。於甲越二家。欽慕豔稱。無所軒輊於其間矣。昔者周末貴霸功也。世以齊桓晉文並稱。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以正譎二字。定其軒輊。余亦曰。甲譎而越正。信玄豺狼之行。比之於謙信。固有逕庭矣。雖然是猶彼善於此耳。謙信亦豈純正乎。正者哉。

大將軍義昭無道。信長以書諫。疏其不朝天子。不撫諸侯。賄賂公行。賞罰私斷。冒貨利。窮土木。昵細人。事徵行等十七事。義昭弗懌。天正元年二月。義昭竊欲圖信長。密爲戰備。細川藤孝諫之。弗從。信長聞之。使人陳其無貳。義昭不聽。募兵城于石山。堅田。信長使柴田勝家明智光秀丹羽長秀等攻石山。拔之。又攻破堅田。三月。信長帥師西上。細川藤孝荒木村重。抵逢坂。納款。師入京師。夏四月。縱火所在。觀兵。以求和。義昭不從。進圍其第。義昭窮蹙。求成。信長許之。遂班師。豫料和議復敗。使長秀造戰艦數十。以備湖上。秋七月。義昭復舉兵。壁于旗島。信長乃以舟

師直前入京師。遂取三條。第一人以為神。轉攻榎島。令曰。是行。嚴之。大戰。破之。遂圍而執之。義昭求減死。信長令羽柴秀吉放諸河內。詔削其官。爵。義昭尋奔紀。

中井積善曰。義昭狂昏。不足道也。已自其出亡。唯濃焉依。迷得志也。以忌克之私。肆其毒螫。諺所謂忘暑則忘陰者。非邪。濃之於義昭也。分既非君臣。恩誼無雅素。然奉戴資給。不為不誼也。匡翼以正。不為不厚也。啓釁自彼者。再矣。不得已而應之。乃放伐之舉。不足以病濃也。易曰。負且乘。致寇之至。爭奪之世。以非人據大位。寇且自至。况迷之手。

三年夏五月。武田勝頼圍長篠。累月。與平信昌堅壁拒守。城中食盡。將告急。濱松。乘相目。未言。鳥居勝高稱強右衛門。請往。信昌大悅。勝高曰。敵圍

甚密。濟否未可知。幸而得達。舉燈前山。以為信矣。自度不免。留絕命詞。夜縋而出。前山火起。城中騷呼。勝高馳抵濱松。告急。濱松使勝高還報。曰。吾與信長出兵。在近。堅守勿降。勝高乘夜馳還。為遲者。所獲。勝頼命解縛。引以厚賞。使反其辭。勝高偽諾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固守。勝頼怒。磔殺之。既而濃軍遠軍來援。勝頼欲戰。部將馬場氏勝。內藤昌豐。山縣昌景。小山田信茂等。固諫之。長坂長閑。跡部勝資。勸之。戰。勝頼從之。使小山昌行。當長篠。親將兵萬五千。分為十三隊。信長列柵三重。使銃手守之。甲軍就進。拔柵。濃軍遠軍萬銃。應機俱發。山縣昌景中丸。墜馬而死。甲師敗績。其良多死。勝頼走還甲府。二萬之軍。死亡殆盡。

安積覺曰。鳥居勝高。古之解揚也。若東漢。閻溫之於馬超。東晉。周崎

之於魏人。唐劉感之於薛仁果。皆反其言以成命。亦揚之徒也。温爲超所殺。崎爲魏人所殺。仁果埋感至膝。馳騎射殺。勝高爲勝賴所殺。慘酷之極。殆與感相類也。勝高唯知舍生取義。勝賴之賂我。不知命也。是故決然行之而不疑。毅然處之而不顧。至今凜凜猶有生氣。豈非烈丈夫也哉。信昌以拒守之功。世受茅土之封。勝高忠於所事。而有功於當時。忠臣義士。何代無之。較之四子。殆有過焉。貞能信昌愛養死士。竟得其力。父子之將略。亦可以概見矣。

中井積善曰。甲侯驕盈。慎諫一敗。塗地亡論。已。談兵者曰。長篠之地。斗入甲境。向使甲侯收兵而還。救去而後出。救至而復入。則濃遠之民。疲於奔命。而甲常有餘力。三舉之後。長篠可不血刃而收。乃南封之啓。孰能禁之。不知出于此。恃勇賈禍。失策爲甚。曰。然矣。未也。其涼

德如此。借使一旦而有全勝之威。亦訖莫救於其後。爾使其有畏懼修省之心。則今日之敗。安知不爲異日之福乎。談者宜不惜於彼而鑒於此也。

禎曰。勝高殺身以全君命。亦以活一城之衆。可謂仁義之士矣。當天下滔滔。亂賊相踵之際。而得士如此。亦足以見德川氏養人之懿矣。五年秋八月。松永久秀據信貴城復叛。信長使世子信忠討之。冬十月。久秀與雜賀賊及大坂賊連和求援。遣使者約期。使者誤入佐久間信盛營。信盛執之。獻信忠。信忠乃與信盛謀。遣兵數百於信貴。伴稱雜賀兵。城中開門納之。信忠急攻之。信盛兵在內。鼓譟應之。城中驚擾。久秀登天主臺。縱火自焚。信忠執久秀子。斬之。和州平。

禎曰。久秀悖逆不道。罪不容於死久矣。而屢叛屢免。誅。以至於今。其

死也晚矣。上失刑。使亂賊脫網而跋扈。亂之無已。職之由有天下者之過也。

荒木村重部下。有潛糶於石山寺。本願者。江天正四年。信長城邊騎譏察。以為荒木氏通賊。送糧報之。江明智光秀。以村重新附。而名望出己上也。百方構之。信長未信。村重聞之。將往謝。其下皆諫不聽。輕裝抵山崎。光秀馳書曰。右府盛怒。果來殃。且弗測。村重乃還。決意而叛。通藝及石山。於是信長親將討之。羽柴秀吉請親往。說村重。信長許之。秀吉遣伊丹。開諭再三。村重泣且謝曰。辱吾子厚誼。然事已至此。烏得終完。群下請殺秀吉。曰。是斷江一臂也。村重弗聽。曰。渠重交契。秉信義。輕身以來。殺之非夫。且我成否。奚係渠存亡。廼厚禮遣之。秀吉再使黑田孝高往。村重捉而幽之。以示絕。信長患力取勞師。乃下令為重圍。斷其饑道。令

公子信孝。及濧川一益。池田信輝。蒲生氏鄉。分戍而還。天正七年九月。伊丹受圍。日久。外援不至。糧食且竭。村重廼留將士守城。與左右數騎。夜出奔尼崎。十月。濧川一益攻伊丹城。論戍兵曰。汝主棄城遁去。汝為誰守之。不如速降也。十一月。主將荒木某乞降曰。願獻尼崎花隈二城。為妻子請命。一益許之。某赴尼崎。村重閉城門而不納。某遂晦跡亡去。信長乃命一益夷荒木氏。男女長少死者六百七十人。

禎曰。村重以讒故。叛於織田氏。秀吉開諭再三。悃悃備至。而村重不聽。蓋以反覆無操為耻也。而及糧竭城危。則獨以身脫。委妻子士衆於鼎鑊。而不顧。亦何忍也。一委贊於人。而叛之。非義也。忍其妻子。非仁也。而子子為義。君子固不取焉。

初秦秀治有丹波。屢抗江人。信長連年遣明智光秀伐之。天正七年五

月。復遣光秀自東丹入。羽柴秀長入西丹。共攻拔十餘城。獲秦宗長宗貞等。六月。光秀遣人招秀治。以母質之。秀治乃與弟秀尙來見。光秀伏甲禽之。檻送諸江。信長磔殺之。丹人聞之。殺光秀母。信長令光秀擊秦氏黨。悉平之。乃以丹予光秀。

中井積善曰。光秀餌母以邀功。犬彘不食餘。江侯乃易蕭斧之誅。以茅土之賞。君臣之間。唯利之視。三綱斃矣。九法淪矣。悲夫。世俗或設忠孝兩途之論。實惜乎大經矣。若夫王陵趙苞徐庶之流。失得之議。藉藉於士林。然是其母。皆誤墜敵手也。從違之幾。決於不得已之日。與挾詐術。故意寘母于死地。甘蹈逆節者。復然異科。光秀豺狼亡論已。江侯之心。將謂苟有功者。雖犯五逆。而吾必賞之。則爲其下者。何所不至。異日肘腋之變。是舉有啓之。抑前日孝子宗運之褒。宗運京師。人賜

米百斛。復其身。與今日賊子光秀之賞。何不相似之甚也。蓋鄉者好。在是歲二月。身與今日賊子光秀之賞。何不相似之甚也。蓋鄉者好。懿之良心。觸發不可停。而無私念。以汨之。今者先之以怒氣。乘之以利心。不暇自省。故一人之身。一時之事。而邪正相反。至於若此。可勝歎哉。易稱懲忿窒欲。善矣夫。

頑曰。光秀兇逆。弑母弑君。他日竹槍之誅。天假手於土寇。而後至于闔族夷滅。無醜類矣。其得誅死。雖或似晚。天之報應不爽。蓋亦嚴矣。穴山信良言於武田勝賴曰。先公威震四隣。故所居不設城池。今遠日。疆江相修好。三國合謀來擊。勢不可支。不若城險要以保之。勝賴曰善。於是大城。韭崎而遷焉。名曰新府。

中井積善曰。昔者楚令尹子常。城郢以備吳。沉尹成譏之曰。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境。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

能無亡乎。善哉言矣。余也爲甲亦云。

穴山信良勝賴姉夫也。勝賴約以女妻其子。武田信豐賂長坂長閑跡部勝資爲其子求昏。勝賴從之。信良以是怨勝賴。密送款織田氏。木曾義昌爲勝賴妹婿。苦甲人誅求。陰降信長。請導其兵。信長求任子。義昌乃送質安土。信長悅。遂戒師期。勝賴聞義昌叛。使武田信豐擊之。義昌逆擊大破之。於鳥居嶺。勝賴帥步騎二萬次于諏訪。天正十年二月。信長大舉伐甲。信忠以兵五萬爲先鋒。從岐蘇入。北條氏政以兵三萬次境上。爲其聲援。勝賴聞之。令諸將分守險要。瀧澤尤險。下條信氏守之。信氏部將迎江前驅。川尻鎮吉。信氏乃遁。松尾城主小笠原信嶺以城降。飯田小山。以上並聞之。皆潰。十六日。木曾義昌再破甲前軍。獻捷。信忠分兵助之。軍結梗原。勝賴在諏訪。日會諸將議戰守。衆議不決。將士

解體。城昌茂請假兵五千爲前鋒。使小山田眞田等以兵五千繼之。長坂跡部沮之。二十日。信忠抵飯田。前驅鎮吉轉鬪深入。武田信綱守大島衆驚而潰。信忠移軍于飯島。分徇國中。士民爭先附。甲人在諏訪者聞之。逃亡相繼。二十八日。勝賴退入新府。土功未完。敗聞日至。勝賴與諸將議避敵鋒。嫡子信勝獨奮曰。甲之建國傳世二十八。歷年四百。今衆畔親離。我祿盡矣。避將何之。當枕城而死。已。勝賴嘿然。三月五日。信長發安土。七日。信忠入古府。收武田氏宗族諸臣。悉殺之。勝賴將如郡內。駐鶴瀨。七日衆潰。左右留者僅四十餘人。遂奔天目山。初小宮山友信。稱內。與長坂跡部有隙。又與小山田將監爭事。竟以譖廢。至是單騎追及。因土屋昌恒。稱總。請從。勝賴許之。友信問昌恒曰。長閑安在。曰。昨道亡。跡部何若。曰。亦亡。將監何若。曰。亡。既十日。友信曰。唉。吾知有今日。

久矣。勝賴俛首而已。已而山僧與村民謀導敵。信忠令瀧川一益率兵。盛之。勝賴見事急。令左右殺室北條氏及諸姬。論信勝逃去。信勝不聽。與從兵四十餘人。力鬪而死。伊豆長光者。斫勝賴。獲其首。勝賴年三十七。信勝年十六。武田氏亡。

室直清曰。信勝幼弱。死社稷。可謂有君人之度者。至於見義明決。死生不移。雖古英傑之主。何以加之。信立之卒。餘威遺烈。未亡。當時老臣宿將。猶在。使信勝以長君臨國。未必不恢弘祖業。不幸幼爲凶父。扶持不數年。致內外離叛。淪胥以亡。悲夫。

安積覺曰。小宮山內膳剛直。數忤倭幸權貴。故勝賴惡之。及小山田將監忿爭。勝賴信讒逐之。夫遭讒廢黜。而無怨懟之色。此固人臣之分。未足揄揚。而從容處之者。既鮮矣。至於放逐在外。而赴君之難。慄

慨激烈。見危授命者。則千百人中難得一二。豈非曠世義士也哉。語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若內膳者。其可以爲人臣之勸矣。

中井積善曰。甲之事。可勝歎哉。當初信立。以悖逆得國。神人所共棄。特以長武事。併吞四隣。衆力勝天。乎一時。以勝賴之昏愚。從幼所狂。莫匪亂賊劫奪之事。是以淑慝亡辨。凶器弗戢。竟以至身膏鋒鏑。覆宗絕嗣。宜矣。世以成敗論人。亡國之罪。特責諸勝賴。而不知其既隳於信立。篡國吞隣。威震一世之時也。乃徒爲信立惜。後嗣不肖。抑末矣。有國者。固當戒於勝賴。而尤當鑒於信立焉爾。

尾藤孝肇曰。大內義隆。以好文亡。武田勝賴。以好勇亡。文易弱。勇易暴。其究皆歸于亡。主將之好。不可一偏如是。

又曰。武田勝賴之於長坂某。今川氏真之於三浦某。皆寵任無二。其

見危而逸去也。亦皆如一。余謂鳥獸見其所愛之主死。則多悲鳴。躑躅或不食死。若長坂三浦等。謂之禽獸亦不可。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用邪臣。未有不亡者也。上杉憲政之於菅野。今川氏真之於三浦。武田勝賴之於跡部。長坂皆聽其邪謀。以誤國家。大計竟以亡國。闇主所為。如出一律。可悲也夫。

禎曰。勝賴之出新府也。信勝欲據城而死。可謂知國君死於社稷之義矣。勝賴不從。棄城而去。何其怯也。既奔天目。勝賴使信勝逃去。信勝弗聽。決死而拒敵。以殉父。尙知義哉。信玄無道。勝賴狂昏。獨有信勝能執義。足以爲武田氏遺光耀矣。

信長大論功。行賞。賜駿河于德川氏。甲斐于川尻鎮吉。上野于澁川一益。甲一郡于穴山信良。諸將受封有差。五月。德川公與穴山信良至安土而謝。信長待之甚渥。令惟任光秀饗之。光秀盛備供具。會羽柴秀吉在備中。與毛利氏相持。乃馳書報曰。毛利氏親來。機會不可失。請遣出援兵。信長得書。悅曰。是天所與。我親往。一舉可取。乃下令曰。畿甸侯伯。亟就國。會兵于備。遂命光秀爲先鋒。促期發遣。光秀怒曰。享禮未竣。又命遠役。吾何能堪哉。悉投供具於湖水。馳還丹波。初信長待將士。不設禮節。嘗飲將士酒。光秀逃酒。信長親追捉而伏之。騎其項。拔刀擬曰。不飲酒則飲此。光秀素不勝飲。強嚙一觥。信長乃掖光秀。拊其顛。作鼓節。光秀慙憤。遂謀不軌。

禎曰。信長英畧偉度。尊天子。敬鬼神。正法制。嚴號令。天下服其威風。固非當世群雄之所能及也。然粗暴酷厲。往往有下取怨於人者矣。夫爲人上者。行己恭儉。接下有禮。猶恐有所不逮。以失人心也。故曰。一

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之圖。古之君子。其謹慎畏懼如此也。信長之於光秀。暴慢無禮。大鈺遇之。其取怨宜矣。惜哉信長之材畧。而無一人君之度。以至亡身覆宗。後之爲君者。可不以鑒焉哉。

五月。信長以小隊如京師。館于本能寺。信忠館于妙覺寺。六月朔。光秀密會其腹心。明智光春。齋藤利三等。曰。我有大事。卿等能爲我死耶。不則速斬吾頭。僉愕眙相視。曰。唯命是從。光秀曰。右府公惡我。屢欲殺我。今事已迫。不如先之也。遂與之盟。夜發師。令曰。先入京師。獻軍容。而後西。師濟桂川。光秀揚策號曰。敵在本能寺。衆始知其叛。二日昧爽。圍本能寺。信長驚起。問曰。叛者爲誰。森長定出見之。曰。光秀也。信長罵曰。豎子敢爾。手射殪數人。弦絕。執戈奮擊。而傷。左右百餘人皆血戰而死。信長縱火自殺。年四十九。信忠聞變。馳赴本能寺。則烟既起。乃至二條第一。

使下村井貞勝奉皇太子。送諸禁內。勸兵以待。衆皆曰。徒死無益。宜趨歸國。舉兵討賊。信忠曰。賊必斷我歸路。不如死於此也。乃命前田玄以。曰。汝還岐阜。取我兒。奔清洲。既而賊軍來圍。信忠力戰。縱火自殺。年二十六。弟勝長及從兵四十餘人。皆戰死。

源君美曰。信長殺其族彥五郎。以奪清洲。殺弟信行。而并其邑。又滅其族。信安之家。而取岩倉城。以其子信雄爲義子。於北畠氏。因滅其一族。以信孝爲義子。於神戶氏。而遂奪其邑。以妹妻淺井氏。而終亡之。初奉義昭。而舉兵。以討不服。既而逐義昭。欲直挾天子。以令天下。三好義繼。松永久秀。弒君之賊也。初以討之爲名。既而受其降。以收其用。叛賊之罪。舍而不問也。信長天性殘忍。以詐力得志。其不令終。所自取也。非不幸也。